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北平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一八五號
本刊已向北平市軍管會申請登記

靈食季刊

一九四九

第二十二年

夏季

第九十册

THE
SPIRITUAL FOOD
QUARTERLY

PUBLISHED IN

MARCH, JUNE, SEPTEMBER, DECEMBER

WANG MING-TAO, EDITOR

29 KAN YU HÜ-TUNG

PEIPING

靈食季刊

刊期 三月 六月 九月 十二月

編者 王明道

社址 北平(〇)甘雨胡同三十九號

定價 全年四册 人民幣四百圓

本國郵費在內
外國郵費另加
香港澳門與國外同

靈食季刊社出版物目錄

一九四九年六月一日訂

定價係按北平通用人民券計算郵票不收（此係臨時價目再有更改恕不通知）

靈食季刊	王明道編	每年價四百圓	恩賜賞賜與獎賞	同	上	每冊價三十圓
角聲	王明道著	每冊價三百圓	世上最高的梯子	同	上	每冊價三十圓
基督徒與婚姻	同	價二百五十圓	基督果真復活了麼？	同	上	每冊價三十圓
隱密處的靈交	王明道譯	每冊價二百圓	普世人類都是神的兒子麼？	同	上	每冊價三十圓
在密雲黑暗的日子	同	每冊價二百圓	創世記第五章中的福音	同	上	每冊價三十圓
信徒處世常識	王明道著	每冊價二百圓	人能建設天國麼？	同	上	每冊價三十圓
信徒鍼砭	同	價一百五十圓	基督徒必須守安息日麼？	同上	上	每冊價二十圓
真偽福音辨	同	價一百五十圓	現代教會的危險	同	上	每冊價二十圓
寫給青年的基督徒	同	每冊價一百圓	你們心持兩意要到幾時呢？	同	上	每冊價二十圓
我為甚麼信聖經是神所默示的	同	每冊價一百圓	金錢不能買的幾樣東西	同	上	每冊價二十圓
在火窖與獅穴中	同	每冊價一百圓	聖徒處世格言（小片）	同	上	每張價二十圓
重生真義	同	每冊價七十圓	屬靈生活測驗表（小片）	同	上	每張價二十圓
謹防魔鬼的詭計	同	每冊價五十圓	基督徒詩歌（大本有譜）	同	上	每冊價三百圓
耶穌是誰	同	每冊價五十圓	基督徒詩歌（小本無譜）	同	上	每冊價一百圓
聖經光亮中的靈恩運動	同上	每冊價三十圓	靈食季刊第二十二年合訂本			每冊價四百圓
基督徒的言語	同上	每冊價三十圓	靈食季刊第二十二年合訂本			每冊價四百圓
感恩的人	同上	每冊價三十圓				

●注意● 外埠函購本社書籍者皆須另加郵費。訂刊購書請寄郵局或銀行匯票。訂刊或購書之信件及匯票皆請寫「北平〇甘雨胡同二十九號靈食季刊社」收，勿寫編者個人姓名。

聖經真理

「那時人子的兆頭要顯在天上；地上的萬族都要哀哭，他們要看見人子有能力，有大榮耀，駕着天上的雲降臨。他要差遣使者，用號筒的大聲，將他的選民從四方，從天這邊到天那邊，都招聚了來。」——太二十四章三十三至三十一節。

「耶穌對他說，你說的是；然而我告訴你們，後來你們要看見人子，坐在那權能者的右邊，駕着天上的雲降臨。」——太二十六章六十四節。

「看哪，他駕雲降臨，衆目要看見他，連刺他的人也要看見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他哀哭。這話是真實的，阿們。」——啓一章七節。

「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為你們已經死了，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裏面。基督是我們的生命，他顯現的時候，你們也要與他一同顯現在榮耀裏。」——西三章二至四節。

「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這跟從我的人，到復興的時候，人子坐在他榮耀的寶座上，你們也要坐在十二個寶座上，審判以色列十二個支派。」——太十九章二十八節。

「豈不知聖徒要審判世界麼？若世界爲你們所審，難道你們不配審判這最小的事麼？豈不知我們要審判天使麼？何況今生的事呢？」——林前六章二三節。

「受膏者說，我要傳聖旨，耶和華曾對我說，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將列國賜你爲基業，將地極賜你爲田產。你必用鐵杖打破他們，你必將他們如同窰匠的瓦器摔碎。」——詩二篇七至九節。

「那得勝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賜給他權柄，制服列國。他必用鐵杖轄管他們，將他們如同窰戶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從我父領受的權柄一樣。」——啓二章二十六、二十七節。

有一件事我知道

「他們把從前瞎眼的人帶到法利賽人那裏。耶穌和泥開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法利賽人也問他是怎麼得看見的。瞎子對他們說，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見了。法利賽人中有的說，這個人不是從神來的，因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人說，一個罪人怎能行這樣的神蹟呢？他們就起了分爭。他們又對瞎子說，他既然開了你的眼睛，你說他是怎樣的人呢？他說，是個先知。猶太人不信他從前是瞎眼後來能看見的，等到叫了他的父母來，問他們說，這是你們的兒子麼？你們說他生來是瞎眼的，如今怎麼能看見了呢？他父母回答說，他是我們的兒子，生來就瞎眼，這是我們知道的。至於他如今怎麼能看見，我們却不知道；是誰開了他的眼睛，我們也不知道。他已經成了人，你們問他罷。他自己必能說。他父母說這話，是怕猶太人因為猶太人已經商議定了，若有認耶穌是基督的，要把他趕出會堂。因此他父母說，他已經成了人，你們問他能。所以法利賽人第二次叫了那從前瞎眼的人來，對他說，你該將榮耀歸給神；我們知道這人是個罪人。他說，他是個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從前我是瞎眼的，如今能看見了。他們就問他說，他向你作甚麼？是怎麼開了你的眼睛呢？他回答說，我方纔告訴你們，你們不聽，為甚麼又要聽呢？莫非你們也要作他的門徒麼？他們就罵他說，你是他的門徒；我們是摩西的門徒。神對摩西說話，是我們知道的。只是這個人，我們不知道他從那裏來。那人回答說，他開了我的眼睛，你們竟不知道他從那裏來，這真是奇怪。我們知道神不聽罪人。惟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纔聽他。從創世以來，未曾聽見有人把生來是瞎子的眼睛開了。這人若不是從神來的，甚麼也不能作。他們回答說，你全然生在罪孽中，還要教訓我們麼？於是把他趕出去了。」——約九章十三至三十四節。

主耶穌在世上的時候，因為他那樣恨惡罪惡，斥責罪惡，惹動了那些偽善的法利賽人的怒氣，因此他們千方百計的反對他，攻擊他。他講甚麼道，他們也不聽，他行甚麼奇事，他們也不信。他們立定了心志，無論如何總要反對他，定他的罪，並且阻擋別人，不許他們信從他。可是這次他們遇見了一件事，足能堵住他們的嘴，就是主耶穌醫好了一個生來瞎眼的人。這件奇事，轟動了耶路撒冷。他們若不及早下手破壞他的信譽，不曉得會有多少人，都信了他。他們首先想證明這件事不是真確的，及至他們發現這件事確是真實不容置疑的以後，他們便對那個瞎子說，「你該將榮耀歸給神；我們知道這個人是個罪人。」他們的意見是說，「你的眼睛得了醫治，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這與那個名叫耶穌的人毫無關係。這不過是神的大能。你千萬不要因

此信服那個名叫耶穌的人，因為他是個罪人。」

這個得了醫治的瞎子怎樣回答他們呢？他的回答極好無比。他說：「他是個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從前我是眼睛的，如今能看見了。」他不同他們爭辯甚麼話語，他也不注重甚麼理論。他只舉出一件他自己所經歷的事實：「有一件事我知道，從前我是眼睛的，如今能看見了。」這真是一件最重要的事。這不是理論，這是事實，千真萬確的事實，本身所經驗的事實。甚麼理論都能被人所駁倒，只有事實是任何人無法否認的。別人所經驗的事實也許使我不能完全置信，但我自己所經驗的事實却使我無法有少許的懷疑。這個瞎子就因為自身經驗了這件事實，所以他敢說，他敢說：「有一件事我知道，從前我是眼睛的，如今能看見了。」他說他知道一件事，其實這一件事裏面包含了不少的事。聽他往下說：「他開了我的眼睛，你們竟不知道他從那裏來，這真是奇怪。我們知道神不聽罪人，惟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纔聽他。從創世以來未曾聽見有人把瞎子的眼睛開了。這人若不是從神來的，甚麼也不能作。」好清楚的推論！好充足的理由！方纔他說：「他是個罪人不是，我不知道。」並不是說他不知道這件事，實在就是說：「我用不着同你們爭論他是個罪人不是，我只告訴你們一件事實，就足以證明他不是罪人。」現在他聽他們說：「只是這個人，我們不知道他從那裏來。」他再忍耐不下去，他不能不糾正他們的錯誤，因此他質問他們說：「他開了我的眼睛，你們竟不知道他從那裏來，這真是奇怪！」瞎子不瞎，有眼睛的一羣人竟都是瞎子，怎能不令人感覺奇怪呢？往下還有更有力量的話語呢：「我們知道神不聽罪人，惟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纔聽他。」這兩句話真是百跌不破的至理名言。這話不像瞎子說的，像是世上最明智的哲士說的。這話與古代先知所說的話正相符合：「耶和華的眼目看顧義人，他的耳朵聽他們的呼求。」（詩三十四篇十五節）「凡求告耶和華，就是誠心求告他的，耶和華便與他們相近。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們的心願，也必聽他們的呼求，拯救他們。」（詩一百四十五篇十八、十九節）「耶和華遠離惡人，却聽義人的禱告。」（箴十五章二十九節）接着他又說：「從創世以來，未曾聽見有人把生來是瞎子的眼睛開了。這人若不是從神來的，甚麼也不能作。」這些話說得十分正確，毫無使人置辯的餘地。這一大串至理名言都是根據那一件千真萬確的事實：「從前我是眼睛的，如今能看見了。」從人的頭腦裏面產出來的理論會被人攻破，會因着事過境遷而改變，惟有根據事實而發出的理論，任何人不能否認，不能搖撼。這個瞎子所說的這一大片理論就是屬於後者的，所以能把那些有地位有

聲望有學識的法利賽人問得張口結舌，無言可答。他們只能羞惱成怒，開口罵他說：「你全然生在罪孽中，還要教訓我們麼？」他們罵他還不解氣，又把他趕了出去。

今日屬基督的人也常遇見這種挑戰。不信的人說我們是迷信，說我們是愚昧，說我們的主是迷惑人的，是一個歷史上的
人物，死去了已經有一千九百多年之久了。我們不必同他們辯論，也不需要同他們辯論。我們只舉出一件自身所經驗的事實，便可以消彌一切的爭論。「有一件事我知道，從前我是眼睛的，如今能看見了。」生來眼睛的人忽然完全能看見，這是人生中最極大的改變。這種改變證實了基督的大能。我們的改變雖然與那個生來瞎眼的人不同，但我們也有一種改變，這種改變一點不亞於那個瞎子所有的改變。我們從前是沉溺在罪惡中無力自拔的人，如今却因着信靠基督完全從罪惡中被拯救了出來。這個改變還是一件小事麼？思想卑鄙污穢的人如今能渴慕聖潔良善，驕傲狂妄自尊自大的人如今能謙遜自卑，懊悔認罪。自私自利毫不顧念別人的人如今從裏面生發出愛人的心來，總想為別人作些事，使他們得些好處。像虎豹那樣兇猛殘暴的人變得像羊羔那樣馴良。悲觀厭世思想銷沉的人變得非常樂觀，積極進取。毫無希望的人變得充滿了希望。熱情怕死貪生的人變得視死如歸。膽怯懦弱的人變得勇敢無畏。到處播散痛苦禍患的人變為到處播散喜樂幸福的人。被種種嗜好惡習所縛束的人從這些縲紲中完全得了釋放。這一切的改變都像生來瞎眼的人能設看見一樣的重要，一樣的令人驚奇。就是這種真確的事實使我們毫無疑惑的信耶穌是神所差來的基督，是死了又活了而且活到永永遠遠的救主。一個因信基督而在人生中有過改變的基督徒，極不容易被種種人的理論和爭辯所搖動，因為他無法懷疑他本身所經驗的事實。不論多少人說耶穌是早已死去的人，說耶穌是迷惑人的，說信耶穌的人是迷信愚腐，是時代的落伍者，他却絲毫不受這些話語的影響，因為他能像那個瞎子那樣說：「你們所說的話是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我從前卑鄙污穢，驕傲狂妄，自私自利，兇惡殘暴，悲觀厭世，毫無希望，怕死貪生，膽怯懦弱，被惡習嗜好所縛束，到處播散痛苦與禍患，如今却因着信基督完全改變了一個人。」接着他還能說：「我因信基督而得着這種奇妙的改變，有了這種與以前完全不同的人生，我如何能再不信基督是救主呢？」

基督的福音不是理論，更不是迷信，乃是經驗中的事實。每一個基督徒都應當在生活中得着這種改變，這樣他的信仰纔能不輕易動搖，他的房屋纔是建立在磐石上。可惜許多稱為基督徒的人從來就未曾有過這種改變。他們的信仰不過是傳統

的信仰，或是輸入的信仰。人云亦云的信仰。他們自身既沒有真實徹底的信仰，當然也不會在他們的人生中有過甚麼改變。這種人經不起考驗，經不起試煉，這種人的信仰極容易被別人的理論和爭辯所動搖，因為他們沒有親身經驗的事實去戰勝別人的雄辯。惟有那些在自身的經驗中看見基督的大能的基督徒，決不容易被別人所說虛浮的言論所搖撼。這種基督徒纔能為基督作活潑有力的見證。這種基督徒纔是基督的精兵，纔能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世界所需要的是這種基督徒，基督所賞識的也是這種基督徒。

無論有多少人懷疑基督的大能和救法，懷疑基督的勝利和復活，我總無法懷疑。因為我的人生由於信基督而有了奇妙的變化。我拿信基督以後的人生與我信基督以前的人生相比，完全像兩個人一樣。我的心思意志態度人生都因着信基督從黑暗轉入光明。及至我對基督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和順服的時候，我的人生也就有了更奇特的改變。那樣悲觀失望的人生變得充滿樂觀與希望。這種經驗如何能容我再對我的信仰稍有懷疑。比方說有一種極難治療的疾病侵襲了許多市民，不但使他們的健康受了損害，而且戕賊了他們中間不少人的性命。這時有人從遠方帶來一種藥品，許多患這種病的人服了這藥以後都很快的得了痊愈。在這時我也染了這種病，也因着服用這種藥很奇妙的得了醫治。如果有人告訴我這種藥並沒有用處，乃是投機者所造的假藥，為是欺人騙錢的。請問我能信他的話麼？假藥如何能治病呢？縱使適逢其會湊巧治好一兩個人，又焉能治好這麼多的人呢？縱使別人作的見證我信不及，我自己的經驗還能欺騙我麼？從主耶穌傳道直到今日，西方和東方，有千千萬萬的人都因着信仰基督從罪惡痛苦中得着治療和解救。我不但聽見看見他們的見證，我自己也同樣得着了。這如何能使我再稍有懷疑呢？除非我懷疑我自己是一個人，除非我懷疑我以前這四十年的人生都不是真實的，除非我認定我是在這裏作夢，不然我就絕對無法懷疑我的信仰，無法懷疑我所信的基督。我怎樣不能否認我的人生，也照樣不能否認基督拯救了我，改變了我。

無論多少人批評基督，辱罵基督，攻擊基督，我不同他們辯論，我也不需要同他們辯論，我只說那個瞎子所說的那兩句話，就足能駁倒千萬人的辯論和批評。

「有一件事我知道，從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見了。」

一九四九，五，一九。

基督徒的喜樂（譯）

基督徒的人生有牠特別的甜美，這種甜美是無可比倫的，正像食物中的蜂蜜一樣。世上有甚麼喜樂能超過聖徒的喜樂呢？我實在不願意拿愚人的歡娛和聖徒的喜樂相比較。他們的歡娛就如同釜下燃燒的荊棘一樣，噴出火光，發出響聲，但沒有甚麼熱力，而且不久就熄滅了。牠沒有甚麼用處，牠上面釜中的水多長的時候也不會滾沸。基督徒的喜樂却像煤塊燃燒所發出的火一樣。你們看見過一個火爐中燃燒的煤，那一大堆煤燃燒得發紅，像一大塊閃爍的紅寶石一樣。每一個從外面寒冷的空氣中進到屋裏的人都感覺溫暖，從他們的臉和手直達到全身和骨髓。這就是我們的喜樂。我願意享受五分鐘這種喜樂，不願意享受五十年愚人的歡娛。悔改時的眼淚比肉體的嬉笑更與人有益；我們那屬靈的憂愁比世界的喜樂更為甘甜。當我們的喜樂滿足的時候，就像在天上那樣快樂得不能形容，這就是在地上所過的天上的生活。你會因為喜樂而哭泣過麼？或者你說：「我作小孩子的時候這樣哭過。」是的，屬靈的喜樂就是這樣。當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誰，我也深相信他能保守我所託付他的直到那日」的時候，我常會因為喜樂而哭泣。——Spurgeon

先哲論言語的話（譯）

人有兩個眼睛，却只有一張嘴，因此他們所看的應當比所說的多加一倍。——Cotton

如果有一個人是你不喜歡的，你最好不要談論那個人。——Richard Cecil

論斷別人是一件無益的事，這樣作常會發生錯誤，而且自己也很容易因此犯罪；惟有常常考查論斷自己，乃是明智有益的事。——Thomas A Kempis

你聽見人說甚麼事，不要信到一半，你所信的這些，不要說到一半。你聽見甚麼人說別人不好，應當把牠打成對折，以後再打一次對折。剩下的這一點也不必再去說。——Spurgeon

和別人在一處的時候當謹防你的舌頭，獨處的時候當謹防你的心。我們需要留心我們的言語，我們需要同樣留心我們的意念和想像，這些東西當我們獨處的時候活動得特別利害。——Spurgeon

自取羞辱與敗壞的捷徑

「驕傲來，羞恥也來；謙遜人却有智慧。」——箴十一章二節。

「敗壞之先人心驕傲，尊榮以前必有謙卑。」——箴十八章十二節。

一個人得着榮耀和成功是一件極不容易的事。這需要勤勞努力，艱勉前進；需要堅忍恒心，埋頭苦幹；需要忠誠盡職，守信踐約；需要戰兢戒懼，謹言慎行。積多日多月多年的勞苦奮鬥，纔可以得着榮耀與成功。大多數的人不肯付這種代價，所以他們總得不着這種良好的結果。最可惜的是極少數的人付了極大的代價，經過長期的努力，得着了榮耀和成功，可是他們稍一忽略，只犯了一樣罪惡，便把他們多日勞力所得着的結果完全毀滅，以致陷入一種極不幸的結局，甚至比那些沒有成功的人更悽慘可憐。這種罪惡却極容易爲人所忽略。在人們未曾陷入以前，誰也不容易看見牠的存在和牠的危險，但在人們受了牠的禍害以後，却又無法挽回所遭遇的損失。這種罪不像偷竊姦淫那樣看着可恥，也不像殺人搶奪那樣看着可怕，而且牠是那些沒有特別長處和成功的人所不能犯的一種罪。這種罪就是驕傲。這種罪是這樣害人，是這樣可怕，但很少有人懼怕牠，防備牠，很少有人看見牠的危險性和牠所加給人的禍害，甚至很少有人認識牠的面目，很少有人知道牠的存在。比這個更危險的就是許多人竟認爲牠是優點，是美德，是良友，是情人，甘心受牠的陷害，絲毫沒有覺悟。更可惜的就是這種罪所毀壞的都是社會中間的優秀份子，人類裏面有所成就的人，其中也有一些在神面前特別蒙恩，被神重用的人。這些人能到這種地步，曾受過許多艱辛，付過許多代價，經過長久的歲月，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幸他們偶一疏忽，陷在這種驕傲的罪中，竟從極高的地位跌入萬丈的深淵，不但前功盡棄，而且身敗名裂，受辱蒙羞。天下悲慘的事中還有超過這個的麼？

展讀東方和西方的歷史，遍閱古今人物的事蹟，難數算有多少人都是因爲驕傲以致在得了榮耀以後受了極大的羞辱，成了大功以後遭了悲慘的失敗。他們自己因爲驕傲受了羞辱，遭了失敗，已經足穀令人惋惜的了，比這個更可惜的，就是因着他們的驕傲釀出極大的禍端，使許許多多的人受了他們的連累。因爲一兩個人的驕傲，使千萬人遭遇禍患，喪失性命的事，在古時和今日我們隨處都可以舉出許許多多來。

我們曾否想過一個人存心驕傲的時候會有多少罪惡連續着侵入他的心思和生活裏面麼？一個人存了驕傲的心，他便

決不願意有任何人比他再好，如果有了這樣的人，他便不會不嫉妒他們。一個人存了驕傲的心，他便決不願意有任何人看不起他，決不願意聽見任何人說他不好，如果有人這樣待他，他便不會不仇恨他們。如果他存了嫉妒或仇恨的心，忿怒，報復，毀謗，兇殺，傾陷，殘害，以及其他許多可怕的罪，都會很自然的一樣一樣侵入他的心思和生活中。當掃羅王存心謙卑的時候，聽見那些匪徒，輕看他笑罵他，他都毫不在意，當他戰勝亞捫人拯救了基列雅比人以後，有些人提議追討那些匪徒的罪，掃羅竟起來攔阻他們，不許他們替他報仇。那種存心多麼偉大，那種態度多麼光明！但當他存了驕傲的心以後，他聽見那些婦女唱歌說，「掃羅殺死千千，大衛殺死萬萬。」他便立時羞惱成怒，掄起槍來要刺死大衛。大衛逃走了，掃羅仍不死心，竟千方百計去捉拿他，謀害他，甚至自己帶領軍隊，不辭艱苦，從東追到西，從南趕到北，捉不到大衛，決不肯罷休。這個大衛不但是該死的，而且對掃羅和以色列國都有大功的一個青年人。一個人的存心和行為前後怎麼竟有這麼大的差異？一個那樣賢明可愛的國王，怎樣竟會墮落到這種地步？兩個字就完全解答了這些問題——「驕傲。」沒有一個驕傲的人能不嫉妒人，不仇恨人，除非全世界沒有一個人比他更好，沒有一個人不尊敬他，可是那樣一來，他所犯的罪一定要更大，他所惹的禍也一定要更多。

一個人存心驕傲的時候，他也一定要膽大妄為，作出他以前所不敢作的事來。因為那時候他感覺到世上只有他最有智慧，最有本領，他一定看不起任何人，甚至連神都看不起。他想只要他願意作甚麼事，便可以如願以償。因此他便絲毫沒有顧忌，沒有戒心，任意蠻幹起來。他却不明白他所知道的和他所能作的都極為有限，他更不會想到比他更有智慧，有本領的人到處都有，其中的任何一個人都能起來制服他，毀滅他，致他的死命。如果他不存驕傲的心，他能看見這一切，明白這一切，因此常存恐懼，戒慎的心，不敢輕易舉足，輕易動作，自然也就不致惹出禍患來。但當他存心驕傲的時候，就像一個人喝醉了酒那樣亂鬧起來，又焉能不招來禍敗呢？

一個人存心驕傲的時候，他一定看任何人都不如他自己，因此也就自然而然的輕看別人，侮辱別人，把別人踐踏在腳下。受他輕看侮辱的人中間有幾個能逆來順受絲毫不與他計較呢？向他無所乞求無所希冀的人當時就要反抗他，侮辱他。向他有所乞求有所希冀的人當時雖然不敢有甚麼表示，但心中一定對他懷恨，準備得機向他施行報復。這樣一來，他的驕傲便為他樹了許多仇敵，遲早他要受這些仇敵的羞辱，遭這些仇敵的毒手。

世上的道途充滿了荆棘陷坑，我們每日所遇見的人也是千形百樣，撒但的詭計又是推陳出新，我們每日戰兢恐懼着度生活，還怕遭遇失敗與禍患，那敢稍有大意疏忽。但我們一存心驕傲，便會忘記了這一切，大着膽子向前亂闖，焉能不出大禍來呢？一個人在心高氣傲的時候就是這樣不顧一切。他不把任何人放在眼中，他更想不到世上還有危險失敗與禍患。他以為世上沒有他所不能作的事，也沒有敢與他抗爭的人。他把自己估價估得過高，却把別人估得過低。他的自高使他陷於自欺，他的自欺使他陷於禍患當中。一個人越成功，他越容易驕傲，越驕傲，他遭遇的失敗越慘重。越是有特長有成就的人越需要特別豫防這種可怕的罪。

我是說一個人在成功以後應當防備驕傲的罪麼？不，這時纔起始豫防已經太晚了。實在這種罪惡的病菌早已潛伏在每一個人裏面，沒有適宜的環境，牠不能蔓延發展。一到成功以後，外境已經適合了牠蔓延的條件，便一發而不可遏止了。因此要希望不受這種罪惡的害，就應當時刻儆醒，求神保守我們的心，不容牠在任何時間有一點驕傲狂妄的思想。也常常記念經上的教訓說：

「凡自高的必降為卑，自卑的必升為高。」——路十四章十一節。

「你們年幼的也要順服年長的，就是你們衆人，也都要以謙卑束腰，彼此順服；因為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所以你們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中，到了時候他必叫你們升高。」——彼前五章五六節。

一九四九，五，二三。

先哲論自由的話（譯）

世上有兩種自由。一種是假自由，就是說，一個人可以自由作他所願意作的；另一種是真自由，乃是說，一個人可以自由作他所應當作的。——Charles Kingsley

你要作自由的人麼？第一要愛神，又要愛你的鄰舍，也要彼此相愛，愛衆人的福利，這樣你便有真自由了。——Savonarola
當你接受神的安排的時候，你的工作便不再是重擔，却要成爲你的使命；你也就脫離了縛束，得了自由，出離了人生的幽暗之境，進入了實際的人生。——H. Clay Trumbull

抑強扶弱的神

世上的人大多數都是扶持強壯的，抑制軟弱的，幫助那不需要幫助的，却不幫助那需要幫助的。因此越是富足的人越多，有人給他們送禮，越是家中有好飯吃的人越多，有人請他們吃飯，那些貧窮可憐終日不獲一飽的人，反倒收不到一樣微小的禮物，也沒有一個人請他們吃飯。一個人有金錢勢力的時候，每日有許多人來看望他，來給他送金錢、衣服、食品、用具。不幸他忽然患了重病，經過多日的治療，不但再不能任事，再沒有收入，而且因着長期醫藥的費用，耗盡了他的財產，至終因為病入膏肓，醫藥無靈，撒手離了世界，只丟下了一個寡婦和幾個孤兒，既沒有收入，又沒有積蓄，正亟需有人加以救濟和資助，可是在這時候竟看不見幾個人來照顧她們一下，至於給她們送幾個錢送幾樣食品送幾件衣服的人，更是寥若晨星了。比這個更令人痛心的，就是有些人竟然下井投石，利用寡婦喪了丈夫孤兒失去父親的機會，來奪取她們僅有的一點財物，好增加自己的富足。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便到處可以看見富足的人一日比一日更富足，貧窮的人也一日比一日更貧窮。

還有比這個更可恨的事，就是一些有勢力有地位有財物的人利用他們優越的條件，欺壓剝奪那些無勢力無地位無財物的人，使那些人為他們作馬牛，作工具，他們藉着那些人的勞力和血汗發了財，享了福，同時却不容許那些人維持他們自己的溫飽。當那些人年老病廢的時候，便把他們往背後一拋，一點不給他們任何救濟與援助。當那些富足的人役使貧窮的人的時候，希望他們多多的作工，少少的吃飯，少少的休息，同時他們却囑咐他們自己的兒女家人少作工，多吃飯，多休息，就好像他們家中的人身體是肉長的，那些貧窮的人身體都是鐵打的一樣。

又有一件令人看着不能不啾裂髮指的事，就是有些人因為遭遇意外的打擊，在生活方面發生了困難，不得已向那比他們富有的人去借債，以救燃眉之急。富有的人就趁着這個機會向他們索取重利。借債的人因為目前的急需，不得不忍痛去答應他們的條件，好把錢借到手中。可是從這時候起他們便負起一個擔負不了的重擔。他們不僅需要設法還清他們所欠的債額，他們還需要用他們努力扎掙所得的少許收入充作借錢的利息。他們的血汗就這樣入了富人的錢囊，富人也就這樣穩坐在家中，不費舉手之力，一日比一日更富足起來。不幸那借錢的人無論怎樣掙扎努力，也總付不清他們所欠的本利，便只好看着那富足的人把他們那少許的傢俱田產或房屋奪去，抵償他們所欠的本息。富人當然更加富足了，但那可憐的窮人却一生

不用再希望生活有轉好的一日了。

貧窮的人不但這樣受着諸般的痛苦，每逢他們和富足的人中間發生了糾紛，無論到那裏去講理，總是他們吃虧。因為大多數的人總是袒護着富足的人，希望從他們得一些利益。貧窮的人自顧尚覺不暇，還能給別人甚麼利益呢？親友們袒護着富人，因為富人可以給他們送禮。鄰舍們袒護着富人，因為富人可以請他們吃飯。法官袒護着富人，因為富人可以向他們行賄。惟獨窮人因為不能給任何人利益，所以走到那裏也不會有幾個人為他們伸冤辯屈。沒有理自然不用說了，就是他們有理，也不用希望能講出理來。富足的人有冤屈可以有地方伸訴；惟獨貧窮的人有冤屈只可冤沉海底了。這個世界真是一個殘忍的世界，自私的世界，抑弱扶強的世界。

神知道人類這種自私的根性，他最恨惡這種殘暴的行爲。他顧念那些窮苦無告的人。他在給他的百姓以色列人頒佈律法的時候，特別設立了一些保障貧窮扶助弱者的條件。容我引證一些在下面。

「不可虧負寄居的，也不可欺壓他；因為你們在埃及地也作過寄居的。不可苦待寡婦和孤兒。若是苦待他們一點，他們向我一哀求，我總要聽他們的哀聲，並要發烈怒，用刀殺你們，使你們的妻子為寡婦，兒女為孤兒。我民中有貧窮人與你同住，你若借錢給他，不可如放債的向他取利。你即或拿鄰舍的衣服作當頭，必在日落以先歸還他；因他只有這一件當蓋頭，是他蓋身的衣服。若是沒有，他拿甚麼睡覺呢？他哀求我，我就應允；因為我是有恩惠的。」——出二十二章二十一至二十七節。

「你不可向寄居的和孤兒屈枉正直；也不可拿寡婦的衣裳作當頭。要記念你在埃及作過奴僕，耶和華你的神從那裏將你救贖，所以我吩咐你這樣行。你在田間收割莊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給寄居的，與孤兒寡婦。這樣，耶和華你的神必在你手裏所辦的一切事上賜福與你。你打橄欖樹，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給寄居的，與孤兒寡婦。你摘葡萄園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給寄居的，與孤兒寡婦。你也要記念你在埃及地作過奴僕，所以我吩咐你這樣行。」——申二十四章十七至二十二節。

「困苦窮乏的僱工，無論是你的弟兄，或是在你城裏寄居的，你不可欺負他；要當日給他工價，不可等到日落；因為他窮苦，把心放在工價上，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華，罪便歸你了。」——申二十四章十四、十五節。

「在你們的地收割莊稼，不可割盡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遺落的。不可摘盡葡萄園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園所掉的果子；要留給窮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不可欺壓你的鄰舍，也不可搶奪他的物。雇工人的工價不可在你那裏過夜留到早晨……你們施行審判不可行不義，不可偏護窮人，也不可重看有勢力的人。只要按着公義審判你的鄰舍。」——利十九章九至十五節。

「不可在窮人爭訟的事上屈枉正直。當遠離虛假的事；不可殺無辜和有義的人。因我必不以惡人為義。不可受賄賂；因為賄賂能叫明眼人變瞎了，又能顛倒義人的話。不可欺壓寄居的；因為你們在埃及地作過寄居的，知道寄居者的心。」——出二十三章六至九節。

「你的弟兄在你那裏，若漸漸貧窮，手中缺乏，你就要幫補他，使他與你同住，像外人和寄居的一樣。不可向他取利，也不可向他多要；只要敬畏你的神，使你的弟兄與你同住。你借錢給他，不可向他取利，借糧給他，也不可向他多要。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會領你們從埃及地出來，為要把迦南地賜給你們，要作你們的神。」——利二十五章三十五至三十八節。

「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你要將本年的土產十分之一都取出來，積存在你的城中；在你城裏無分無業的利未人，和你城裏寄居的，並孤兒寡婦，都可以來，吃得飽足。這樣，耶和華你的神必在你手裏所辦的一切事上賜福與你。」——申十四章二十八、二十九節。

「每逢七年末一年，你要施行豁免。豁免的定例乃是這樣：凡債主要把所借給鄰舍的豁免了；不可向鄰舍和弟兄追討；因為耶和華的豁免年已經宣告了。」——申十五章一二節。

「在耶和華你的神所賜你的地上，無論那一座城裏，你弟兄中若有一個窮人，你不可忍着心，揞着手，不幫補你窮乏的弟兄。總要向他鬆開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給他，補他的不足。你要謹慎，不可心裏起惡念說：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你便惡眼看你窮乏的弟兄，甚麼都不給他，以致他因你求告耶和華，罪便歸於你了。你總要給他，給他的時候，心裏不可愁煩。因耶和華你的神必在你這一切所行的，並你手裏所辦的事上賜福與你。原來那地上的窮人永不斷絕，所以我吩咐你說：總要向你地上困苦窮乏的弟兄鬆開手。」——申十五章七至十一節。

「你弟兄中若有一個希伯來男人，或希伯來女人，被賣給你，服事你六年；到第七年就要任他自由出去。你任他自由的時候，不可使他空手而去；要從你羊羣、禾場、酒醴之中，多多的給他。耶和華你的神怎樣賜福與你，你也要照樣給他。要記念你在埃及地作過奴僕。耶和華你的神將你救贖，因此我今日吩咐你這件事。」——申十五章十二至十五節。

「六年要耕種田地，也要修理葡萄園，收藏地的出產；第七年地要守聖安息，就是向耶和華守的安息；不可耕種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園。遺落自長的莊稼不可收割，沒有修理的葡萄樹也不可摘取葡萄；這年地要守聖安息。地在安息年所出的，要給你和你的僕人、婢女、雇工人，並寄居的外人當食物，這年的土產也要給你的牲畜和你地上的走獸當食物。」——利二十五章三至七節。

「你要算計七個安息年，就是七七年，這便為你成了七個安息年，共是四十九年。當年七月初十日，你要大發角聲，這日就是贖罪日，要在遍地發出角聲。第五十年你們要當作聖年，在遍地給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這年必為你們的禧年；各人要歸自己的產業，各歸本家。第五十年要作為你們的禧年；這年不可耕種，地中自長的不可收割，沒有修理的葡萄樹也不可摘取葡萄。因為這是禧年；你們要當作聖年；吃地中自出的土產。這禧年你們各人要歸自己的地業；你若賣甚麼給鄰舍，或是從鄰舍的手中買甚麼，彼此不可虧負；你要按禧年以後的年數向鄰舍買，他也要按年數的收成賣給你；年歲若多，要照數加添價值；年歲若少，要照數減去價值；因為他照收成的數目賣給你。你們彼此不可虧負；只要敬畏你們的神，因為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利二十五章八至十七節。

「地不可永賣，因為地是我的；你們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在你們所得為業的全地，也要准人將地贖回。你的弟兄若漸漸窮乏，賣了幾分地業，他至近的親屬就要來，把弟兄所賣的贖回。若沒有能給他贖回的，他自己漸漸富足，能贖回，就要算出賣地的年數，把餘剩年數的價值還那買主，自己便歸回自己的地業。倘若不能為自己得回所賣的，仍要存在買主的手裏，直到禧年到了禧年，地業要出買主的手，自己便歸回自己的地業。」——利二十五章二十三至二十八節。

看以上所引證的這些律法為貧窮的人打算得如何週到。神嚴禁他的百姓欺壓虧負孤兒寡婦和一切軟弱困苦的人。並且警戒他們說：如果他們欺負孤兒寡婦，神要為那些可憐的人伸冤，「要用刀殺你們，使你們的妻子為寡婦，兒女為孤兒。」今

日提倡人道主義的人反對重利盤剝的行爲，神教訓他的百姓借錢給貧窮的人根本就不許取利。神保障那些勞苦的工人說：「困苦窮乏的僱工，無論是你的弟兄，或是在你城裏寄居的，你不可欺負他；要當日給他工價，不可等到日落。」神恐怕那些行審判的人在審判的時候袒護富足的人，因此吩咐他們說：「不可在窮人爭訟的事上屈枉正直。」又說：「不可受賄賂，因為賄賂能叫明眼人變瞎了，又能顛倒義人的話。」神吩咐他的百姓收割莊稼不可割盡田角，摘葡萄不可摘盡果子，也不可拾取遺落的莊稼和果子，要把這些留給孤兒寡婦和寄居的人，使他們也有食物可吃。神又吩咐他們每逢三年的末一年，要將全年的土產取出十分之一來，給那些缺乏的人食用。神又規定每逢七年的末一年爲豁免年，在那一年債權人必須豁免欠債的人所欠一切的債，再不可向他追討。神又恐怕富足的人不肯豁免，因此不借錢給貧窮的人，所以警戒他們說：「你要謹慎，不可心裏起惡念說：『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你便惡眼看你窮乏的弟兄，甚麼都不給他，以致他因你求告耶和華，罪便歸於你了。』」我們想富足的人幫助貧窮的人是恩典，神却說那是本分。如果他們不幫助窮人便是不盡本分，因此也就有了罪。不但欠債的人到第七年要得豁免，就是被賣的奴僕到第七年也可以得自由，而且在他們得自由的時候還要從主人的手中得着大量的財物，足穀他們以後謀生的需用。此外每七年一次的安息年地裏所自長的也不由地的主人收取，却歸給他們的僕人婢女雇工人並寄居的外人作食物。

除了每七年一次的安息年以外，還有五十年一次的禧年。這禧年臨到的時候，遍地一切的居民都要得着自由，各人要歸自己的產業，各歸本家。那些將田地出賣給別人在平常的日子，只要他們能勤勞致富，便可以贖回自己所出賣的田地。如果他們無力贖回，一到禧年，地業要出買主的手，自己便歸回自己的地業。在這種制度之下，富人總不能兼封并殖買盡鄉間的田產，窮人也總不會永遠沒有翻身的日子。有錢的人成爲大地主，無錢的人畢生只作富人的奴僕，再無希望能獲得田產的現象，在以色列國內是不會出現的。

神願給以色列人的律法是這樣美備，是這樣禁止富人剝削貧民，是這樣處處爲貧苦的人設想，是這樣體恤顧念軟弱無告的人，我們都已經看見了。不過以色列人中有許多人，不聽從神的命令，也不遵行神的律法，他們自私自利，不顧念窮人，而且百般欺壓苦待窮人，自己却一味奢華享樂。這種行爲觸動了神的怒氣，神使差遣他的先知出來，大聲疾呼，斥責他們的罪惡。容

我們引證一些這樣的話在下邊——

「你們舉手禱告，我必遮眼不看；就是你們多多的祈禱，我也不聽；你們的手都滿了血。你們要洗濯，自潔；從我眼前除掉你們的惡行；要止住作惡，學習行善，尋求公平，解救受欺壓的，給孤兒伸冤，爲寡婦辨屈。」——賽一章十五至十七節。

「你的官長居心悖逆，與盜賊作伴；各都喜愛賄賂，追求賤私；他們不爲孤兒伸冤，寡婦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們面前。」——賽一章二十三節。

「耶和華必審問他民中的長老和首領，說：吃盡葡萄園果子的就是你們；向貧窮人所奪的都在你們家中。主萬軍的耶和華說：你們爲何壓制我的百姓，搓磨貧窮人的臉呢？」——賽三章十四、十五節。

「你們的罪孽使這些事轉離你們，你們的罪惡使你們不能得福。因爲在我民中有惡人；他們埋伏窺探，好像捕鳥的人；他們設立圈套陷害人。籠內怎樣滿了雀鳥，他們的房中也照樣充滿詭詐；所以他們得成爲大，而且富足。他們肥胖光潤，作惡過甚；不爲人伸冤，就是不爲孤兒伸冤，不使他亨通，也不爲窮人辨屈。耶和華說：我豈不因這些事討罪呢？豈不報復這樣的國民呢？」——耶五章二十五至二十九節。

「西底家王與耶路撒冷的衆民立約，要向他們宣告自由；叫各人任他希伯來的僕人和婢女自由出去，誰也不可使他的。一個猶大弟兄作奴僕。（此後有耶和華的話臨到耶利米。）所有立約的首領和衆民，就任他的僕人婢女自由出去，誰也不再叫他們作奴僕，大家都順從，將他們釋放了。後來却又反悔，叫所任去自由的僕人婢女回來，勉強他們仍爲僕婢。因此耶和華的話臨到耶利米說：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我將你們的列祖從埃及地爲奴之家領出來的時候，與他們立約說：你的一個希伯來弟兄若賣給你，服事你六年，到第七年你們各人就要任他自由出去；只是你們的列祖不聽從我，也不側耳而聽。如今你們回轉，行我眼中看爲正的事，各人向鄰舍宣告自由，並且在稱爲我名下的殿中，在我面前立約；你們却又反悔，褻瀆我的名，各人叫所任去隨意自由的僕人婢女回來，勉強他們仍爲僕婢。所以耶和華如此說：你們沒有聽從我，各人向弟兄鄰舍宣告自由，看哪，我向你們宣告一樣自由，就是使你們自由於刀劍，饑荒，瘟疫之下；並且使你們在天下萬國中拋來拋去。這是耶和華說的。」——耶三十四章八至十七節。

「耶和華如此說，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們的刑罰，因他們為銀子賣了義人，為一雙鞋賣了窮人；他們見窮人頭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阻礙謙卑人的道路；父子同一個女子行淫，褻瀆我的聖名。」——摩二章六七節。

「你們怨恨那在城門口責備人的，憎惡那說正直話的。你們踐踏貧民，向他們勒索麥子；你們用鑿過的石頭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內；栽種美好的葡萄園，却不得喝所出的酒。我知道你們的罪過何等多，你們的罪惡何等大！你們苦待義人，收受賄賂，在城門口屈枉窮乏人。」——摩五章十至十二節。

「國為列國之首，人最著名，且為以色列家所歸向，在錫安和撒瑪利亞山安逸無慮的，有禍了！……你們以為降禍的日子還遠，坐在位上盡行強暴。你們躺臥在象牙牀上，舒身在榻上，吃羣中的羊羔，棚裏的牛犢，彈琴鼓瑟，唱消閑的歌曲，為自己製造樂器，如同大衛所造的；以大碗喝酒，用上等的油抹身，却不為約瑟的苦難擔憂。所以這些人必在被擄的人中首先被擄，舒身的人荒宴之樂必消滅了。」——摩六章一至七節。

「你們這些吞吃窮乏人，使困苦人衰敗的，當聽我的話。你們說，月朔幾時過去？我們好賣糧。安息日幾時過去？我們好擺開麥子。賣出用小升斗，收銀用大戥子，用詭詐的天平欺哄人。好用銀子買貧寒人，用一雙鞋換窮乏人，將壞了的麥子賣給人。耶和華指着雅各的榮耀起誓說，他們的一切行為，我必永遠不忘。地豈不因這事震動，其上的居民不也悲哀麼？地必全然像尼羅河漲起，如同埃及河湧上落下。主耶和華說，到那日，我必使日頭在午間落下，使地在白晝黑暗；我必使你們的節期變為悲哀，歌曲變為哀歌；衆人腰束麻布，頭上光禿，使這場悲哀如喪獨生子，至終如痛苦的日子一樣。」——摩八章四至十節。

「禍哉，那些在牀上圖謀罪孽，造作奸惡的！天一發亮，因手有能力，就行出來了。他們貪圖田地就佔據，貪圖房屋便奪取；他們欺壓人，霸佔房屋和產業。所以耶和華如此說，我籌畫災禍降與這族，這禍在你們的頭頂上不能解脫，你們也不能昂首而行。因為這時勢是惡的。」——彌二章一至三節。

「我說，雅各的首領，以色列家的官長阿，你們要聽；你們不當知道公平麼？你們惡善，好惡，從人身上剝皮，從人骨頭上剔肉；吃我民的肉，剝他們的皮，打折他們的骨頭，分成塊子，像要下鍋，又像釜中的肉。到了遭災的時候，這些人必哀求耶和華，他却不應允他們，那時他必照他們所行的惡事向他們掩面。」——彌三章一至四節。

「雅各家的首領，以色列家的官長阿，當聽我的話，你們厭惡公平，在一切事上屈枉正直，以人血建立錫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首領爲賄賂行審判，祭司爲雇價施訓誨，先知爲銀錢行占卜，他們却倚賴耶和華，說耶和華不是，在我們中間麼？災禍必不臨到我們，所以因你們的緣故，錫安必被耕種像一塊田，耶路撒冷必變爲亂堆，這殿的山必像叢林的高處。」——彌三章九至十二節。

一耶和華向這城呼叫，智慧人必敬畏他的名，你們當聽，是誰派定刑杖的懲罰。惡人家中不仍有非義之財，和可惡的小升斗麼？我若用不公道的天平，和囊中詭詐的法碼，豈可算爲清潔呢？城中的富戶滿行強暴，其中的居民也說謊言，口中的舌頭是詭詐的。因此我擊打你，使你的傷痕甚重，使你因你的罪孽荒涼。」——彌六章九至十三節。

一耶和華的話又臨到撒迦利亞說，萬軍的耶和華會對你們的列祖如此說，要按至理判斷，各人以慈愛憐憫弟兄，不可欺壓寡婦孤兒寄居的和貧窮人，誰都不可心裏謀害弟兄。他們却不肯聽從，扭轉肩頭，塞耳不聽，使心硬如金剛石，不聽律法，和萬軍的耶和華用靈藉從前的先知所說的話，故此萬軍的耶和華大發烈怒。」——亞七章八至十二節。

讀了以上這幾段經文，我們便看出來以色列人的行爲與神的命令正是背道而馳。神吩咐他們行公義正直，向軟弱貧苦的人發憐憫，他們却行邪僻強暴，欺壓貧苦的人，看他們苦待窮苦的人，到甚麼地步！踐踏貧民，向他們勒索麥子。」——用銀子買貧寒人，用一雙鞋換窮乏人。」——他們見窮人頭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城中的富戶滿行強暴。」——他們埋伏窺探，好像捕鳥的人，他們設立圈套陷害人，籠內怎樣滿了雀鳥，他們的房中也照樣充滿詭詐，所以他們得成爲大，而且富足，他們肥胖光潤，作惡過甚，不爲人伸冤，就是不爲孤兒伸冤，不使他亨通，也不爲窮人辨屈。」——苦待義人，收受賄賂，在城門口屈枉窮乏的人。」——貪圖田地就佔據，貪圖房屋便奪取，他們欺壓人，霸佔房屋和產業。」——神更特別責備以色列國的首領和官長說，「你們惡善好惡，從人身上剝皮，從人骨頭上剔肉，吃我民的肉，剝他們的皮，打折他們的骨頭，分成塊子，像要下鍋，又像釜中的肉。」——你們厭惡公平，在一切事上屈枉正直，以人血建立錫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首領爲賄賂行審判，祭司爲雇價施訓誨，先知爲銀錢行占卜。」——你的官長居心悖逆，與盜賊作伴，各都喜愛賄賂，追求賕私，他們不爲孤兒伸冤，寡婦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們面前。」——吃盡葡萄園果子的就是你們，向貧窮人所奪的都在你們家中。」——你們爲何壓制我的百姓，搓磨貧窮人的臉呢？」——神藉着

先知斥責了他們的罪惡，接連着又宣佈了許多可怕的咒詛。神仍是希望他們悔改離開他們的惡道。他勸戒他們說：「你們要洗濯自潔；從我眼前除掉你們的惡行；要止住作惡，學習行善；解救受欺壓的，給孤兒伸冤，為寡婦辨屈。」可惜他們始終硬着頸項不肯聽從神的言語，最後便遭了神的震怒。

讀了神為他的百姓以色列人所頒佈的律法，再聽了神斥責以色列人的話，我們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出來神是怎樣有恩惠和憐憫，怎樣顧念那些貧窮軟弱的人，又是怎樣恨惡強暴欺壓的行爲，怎樣不喜悅自私自利的人生。我們在舊約中的這些話語中可以充分的看出來神是一位抑強扶弱的神，在新約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同樣的真理來。容我們讀新約中的話：

「耶穌來到拿撒勒，就是他長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規矩進了會堂，站起來要念聖經。有人把先知以賽亞的書交給他，他就打開，找到一處寫着說，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於是把書捲起來，交還執事，就坐下。會堂裏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穌對他們說，今天這經應驗在你們耳中了。」——路四章十六至二十一節。

「耶穌舉目看着門徒說，你們貧窮的人有福了，因為神的國是你们的。你們飢餓的人有福了，因為你們將要飽足。你們哀哭的人有福了，因為你們將要喜笑。人為子恨惡你們，拒絕你們，辱罵你們，棄掉你們的名以為是惡，你們就有福了。當那日你們要歡喜跳躍，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他們的祖宗待先知也是這樣。但你們富足的人有福了，因為你們受過你們的憂慮。你們飽足的人有福了，因為你們將要飢餓。你們喜笑的人有福了，因為你們將要哀慟哭泣。人都說你們好的時候，你們就有禍了，因為他們的祖宗待假先知也是這樣。」——路六章二十至二十六節。

「你要囑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無定的錢財，只要倚靠那厚賜百物給我們享受的神；又要囑咐他們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捨，樂意供給人，為自己積成美好的根基，豫備將來，叫他們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提前六章十七至十九節。

「唉！你們這些富足人哪，應當哭泣號咷，因為將有苦難臨到你們身上。你們的財物壞了，衣服也被蟲子咬了。你們的金銀都長了鏽；那鏽要證明你們的不是，又要吃你們的肉如同火燒。你們在這末世只知積攢錢財，工人給你們收割莊稼，你們虧欠

他們的工錢，這工錢有聲音呼叫，並且那收割的人的冤聲已經入了萬軍之主的耳了。你們在世上享美福，好宴樂，當宰殺的日子竟嬌養你們的心。你們定了義人的罪，把他殺害，他也不抵擋你們。」——雅五章一至六節。

這裏我們看見我們的主到世上來的使命，就是要拯救貧苦的人和受壓制的人。他也明說貧窮的人，飢餓的人，哀哭的人，為他的名受逼迫的人，都是有福的，他又宣告說，富足的人，飽足的人，喜笑的人，和到處受人稱讚的人，都要遭遇禍患。神也囑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因富足而驕傲，也不要倚靠錢財，只要倚靠神；又囑咐他們用他們的錢財行善，甘心施捨，樂意供給人。末後我們所引的一段經文嚴重的警戒那些富而不仁的財主，使他們知道他們不久要遭遇苦難，因為他們虐待那些為他們操作勞苦的人，虧欠作工的人，却把財物為自己大量的積蓄起來，直到財物壞了，衣服被蟲子咬了，金錢都長了鏽。因為他們這樣自私，這樣強暴，神便向他們發烈怒，使他們落在災禍之中。這些話與舊約中神所頒的律法並他藉衆先知所說的話是同樣的。證明了神是一位抑強扶弱的神。

真正屬神而且敬畏神的人也是像神那樣恨惡強暴欺詐和損人利己的行為。一個好基督徒決不會是一個富而不仁的財主，也決不會剝削窮人而增加自己的財富，他們只會用自己按着正道得來的財物幫助別人，賑濟別人。一個好基督徒決不會不肯勞力作工，叫別人為他們作馬牛，自己却終日懶惰遊蕩，奢華享樂。他既是一個好基督徒，便要遵守神給他的教訓，「總要勞力，親手作正經事，就可有餘，分給那缺少的人。」（弗四章二十八節）他不肯自私自利，虧負別人，不是因為懼怕神的忿怒，乃是因為被神的愛所激勵，使他不能不因為愛神的緣故而愛人，更是因為他既被神所生，便有神的愛在他裏面，正如經上的話說，「凡有愛心的都是由神而生，並且認識神。沒有愛心的就不認識神，因為神就是愛。」（約壹四章七、八節）

真是希奇，聖經中的教訓是這樣清楚的顯明了神是抑強扶弱的神，又是這樣清楚的教訓信主的人應當像神那樣扶助軟弱的人，濟助貧乏的人，竟會有人說基督教是幫助富人欺壓窮人的一個人如果詳細讀過一遍聖經，他就決不會說這樣武斷的話。更可惜的就是有些基督徒因為不熟習聖經的緣故，聽別人一說，也就信了他們的話，將那位慈愛的神看成了暴虐的神，將神的道看作幫助人為惡的工具。在這種情形之下，我覺得我有責任把聖經中的真理闡發出來，不只是為要闡解這種錯誤的評判，更是為要幫助人認識我們所事奉的神是怎樣的神，我們所信的道是怎樣的道。

我不否認有許多基督徒對別人行強暴欺壓，作許多損人利己的事。我也不否認有許多傳道的人不但不像古時的先知斥責那些富而不仁的財主，反倒對他們逢迎獻媚，助紂為虐。這些都是事實。我已經有三十多年之久看見了許多這種情形。但這不是神的錯，也不是基督教本身的過失。這是許多未曾真信基督的基督徒和許多以傳道為職業的傳道人所演出來的怪現象。把他們的罪惡和基督教混在一處，根本是不合理的。他們這種種的罪惡不但在人眼中看着可恨，在神的眼中更是看着可恨。神要斥責他們，像他在古時斥責那些不遵守他的命令的以色列人一樣。神在古時與起他的先知，大聲疾呼，斥責那些背道的以色列民。他在今日也照樣興起一些為他說話的先知，斥責今日背道的教會，斥責那些賣主的基督徒，和那些以敬虔為得利的道路的傳道人。就因為這種使命臨到了我，所以我纔在以往的二十幾年之間藉着言語和文字對今日的教會發出了角聲，喊出來警告。我今天還是照樣的再對那些敗壞人羞辱神的基督徒和傳道人發出呼聲。

背道的基督徒和傳道人哪，因為你們掛着基督徒的牌子，戴着傳道人的頭銜，却不遵行神的命令，也不盡你們當盡的職分，因此羞辱了神的名，所以神也必使你們受羞辱。你們的惡行使許多人受了損害，因此神也必使你們遭敗壞。神在古時並沒有寬容那些知道他的旨意却故意悖逆他的人，你們想你們能逃脫他的震怒麼？神在古時曾責備以色列人說：「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們受了褻瀆。」（羅二章二十四節。）他在今日也要照樣的責備你們。神在古時曾很嚴厲的警戒以色列人說：「在地上萬族中我只認識你們，因此我必追討你們的一切罪孽。」（摩三章二節。）他在今日也照樣的把這個警告擺在你們面前。你們若不急速覺悟悔改，決不能逃脫神的震怒。我今日警戒你們，勸告你們，不但是為了神的榮耀，別人的益處，也是為你們自己的好處，我切望你們不忽略我這段逆耳的忠言。

最後我再勸告那些批評基督教的人們，你們評判基督教的好壞，決不當以幾個稱為基督徒的人作根據。你們若要認識基督教，必須先認識基督，和那為基督作見證的聖經。因此也就必須先仔細念誦幾遍聖經。然後根據聖經中的話再對基督教下一種評判，那種評判纔能正確。如果只根據幾個不像樣子的基督徒的行爲，和幾段自己也未曾清楚了解的聖經中的話語，便斷章取義穿鑿附會的去批評基督教，那一定會陷入嚴重的錯誤。明智的人決不作這種愚事。

人心

「天可度，地可量，唯有人心不可防。但見丹誠赤如血，誰知僞言巧似簧。勸君掩鼻君莫掩，使君夫婦爲參商。勸君撥蜂君莫撥，使君父子成豺狼。海底魚兮天上鳥，高可射兮深可釣。唯有人心相對時，咫尺之間不能料。君不見李義府之輩，笑欣欣，笑中有刀，潛殺人陰陽神變皆可測，不測人間笑是嗔。」——白香山詩。

讀了這一首古詩，使我立時想起了經上的話：

「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處誰能識透呢？我耶和華是鑒察人心，試驗人肺腑的，要照各人所行的和他作事的結果報應他。」——耶十七章九節，十節。

「你們各人當謹防鄰舍，不可信靠弟兄；因爲弟兄盡行欺騙，鄰舍都往來讒謗人。」——耶九章四節。

「他們的舌頭是毒箭，說話詭詐，人與鄰舍口說和平話，心却謀害他。」——耶九章八節。

「因爲連你弟兄和你父家都用奸詐待你，他們也在你後邊大聲喊叫，雖向你說好話，你也不要信他們。」——耶十二章六節。

四節，二十五節。

「他的口如奶油光滑，心却懷着爭戰；他的話比油柔和，其實是拔出來的刀。」——詩五十五篇二十一節。

我們應當明白人心的詭詐，好謹防不受人的欺騙與陷害，也好幫助別人不受惡人的暗算。同時我們自己却不可說一句謊言，不可弄一點詭詐，因爲我們聽見經上的話警戒我們說：

「說謊言的你必滅絕；好流人血弄詭詐的都爲耶和華所憎惡。」——詩五篇六節。

「口吐真言永遠堅立；舌說謊話只存片時。」——箴十二章十九節。

「說謊言的嘴爲耶和華所憎惡，行事誠實的爲他所喜悅。」——箴十二章二十二節。

「作假見證的不免受罰，吐出謊言的也必滅亡。」——箴十九章九節。

「挖陷阱的，自己必掉在其中；親石頭的，石頭必反親在他身上。」——箴二十六章二十七節。

堅城鐵柱銅牆（續）

一九二七年工作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那年春季開始出版靈食季刊，這件工作的起始，和以後歷年的經過，我豫備以後另寫，所以在這裏不詳細述說。外面的工作也特別繁忙起來。二月下旬應國內佈道會東三省協進部的邀請，往東北十幾個地方講道。二月二十四日離了北京，乘京奉路車東行，這是我第一次出山海關到東北去。先在開原工作四天，以後在法庫四天，瀋陽東關六天，新民三天，北鎮三天，錦縣三天。因為出版第一冊靈食季刊有許多事需要自己經手，所以在三月二十六日回北京一次，停留了幾天，付印了第一冊靈食以後，在四月一日再出關回東北。先在營口工作四天，以後在大連五天，金州五天，旅順五天，海城四天，遼陽六天。這次原定的行程本來還有南滿一處，北滿兩處，因為北滿的國際風雲緊張，佈道會協進部決定下餘的三處聚會不開，所以到此截止。五月二日回到瀋陽小住三天。五日應營口教會的邀請到那裏講道二十一天。二十七日回到北京。這次東北的行程到這裏結束，共計在十二個城市工作，除了大連金州旅順三處是信義會以外，其他的九處都是長老會。東北的教會一向是關閉的，大多數在真理上都不清楚，對於救恩的福音更不了解。教會中熱誠信主忠心傳道的工人數目很少。各教會學校醫院等等的事業雖然不少，但真正屬靈的工作却是少得可憐。在幾個地方同一些信徒和傳道人談談，令人感覺教會荒涼得可怕，使人不敢信那是基督的教會。我作完這兩個多月的工作走去以後，教會裏面對我起了種種不同的反響，有些人說聽我講道得了極大的幫助，也有些人說我講道好批評人，好罵人。有些人盼望我再往東北去，也有些人堅決反對再請我去講道。無論如何，死沉沉的教會從那時確是被攪動起來了。

六七兩個月停留在北京。我家中和潘宅兩處的聚會還是照常。每週在潘宅聚會兩次，在我家一次。八月九日應邱如春女士的邀請，到北戴河海濱小住半個月。九月十五日第二次赴東北工作。這次是應東北長老會的邀請，到九處講道。計在吉林八天，長春六天，榆樹縣七天，營口八天，法庫九天，新民八天，北鎮縣六天，錦縣八天，瀋陽西關八天。九處安排的會都完畢了以後，又被瀋陽東關邀往講道八天，再後應鳳城信義會的約會，到那裏作工八天。末後又往新民兩天，並在瀋陽東關留七天。於次年一月十三日回到北京。這次幾處的工作比第一次出關在各地講道的時間長得許多，所以能在每處教會中把聖經中重要的真理多講一些。因着這些日子的工作，東北的教會顯見得起了很大的變動。以前是大家都在那裏不冷不熱胡塗塗的過日子。

傳道人沒有重要的真理和信息講給衆人，一般「教友」們也都混混沌沌的到時候「作作禮拜」。誰也不去過問還有甚麼罪應當承認悔改。誰也不用心想一想基督究竟與他們有甚麼關係能爲他們作甚麼誰也不注意他們所信的究竟是甚麼。及至神的角聲一吹響，有一些人覺醒過來了。他們開始看見了自己的罪惡和敗壞，開始認識了基督與他們有甚麼關係，開始真實歸向了他，信靠了他，得着了他所賜的新生命。同時另外一些人沒有這種覺悟和認識，沒有這種悔改與轉變。於是這兩種人便很自然的分別出來。在不明白真理的人看來，素日平靜無事的教會忽然起了風波，認爲我是給教會惹起了紛擾，但在那些明白神的心意的人眼中，却明白這是神在他的教會中動了善工。一九二七年是東北教會轉變的一年。那年夏天長老會關東大會中曾爲邀我到東北講道的事起過劇烈的爭辯。有不少傳道人反對我，主張再不可請我去講道，也有人認爲亟需要邀我再去。結果後者得了勝利，所以我纔有那年秋季第二次東北之行。感謝神，揀選我，使用我，使我能在這寶貴重大的工作中有分。

一九二八年二月一日應保定西關長老會的約會前往講道。那天距我被趕逐離開那裏已經有七年零二十六天之久。那天我到那裏看見一切的情形都與七年前相差無幾，而且那天滿地的白雪也與七年前我離開保定的時候相同，獨有我內心的情形與我整個的人生與七年前離保定的時候相比，無異換了一個世界。此外還有一點大不相同的，就是七年前被人驅逐，慚愧傷心的離開了那裏，那天却被迎接來到那裏講道。因此一到那裏心中便發生無限的感慨與謝恩。我那時覺得我所遭遇的有幾點很像古時約瑟所遭遇的。神的作爲是何等奇妙阿！那次在保定工作八天，以後回到北京。二月十七日到灤縣工作四天，患了腹瀉返回北京。自三月上旬患病，十日臥牀不能起來，以後一日比一日轉重，到四月中旬方痊愈。五月在北京工作很忙。

六月一日應瀋陽東關教會聯禱團之邀，離京出關，自三日至九日在該處講道七天，九日晚離瀋搭南滿路車南下。十一日自大連搭海輪往上海，十三日過上海，當晚到杭州，在杭小住十幾日。七月一日由上海搭海輪往廈門，轉往泉州，自六日至十五日在閩南教會爲領袖與傳道人所開的大會中講道十天。十三日晚餐畢方出食堂，被在院中踢球的一個學生無意中一球踢中腹部，多日以後纔得痊愈，因此泉州會畢後原定廈門的工作便不能履約了。十七日離泉州過廈門小住，十九日晚乘海輪北上，二十二日到上海，二十三日到杭州。

八月八日在杭州與劉景文小姐結婚。自十三日到二十三日在杭州皮市街長老會講道十四天。三十一日偕妻離杭到上海，小住數日。九月九日與妻搭輪船往青島。自十三日起在上海路中華基督教會和濟寧路浸信會堂講道二十一天。十月七日至十二日在膠州工作六天。十五日偕妻乘海輪離青島，十八日返抵北平。從與妻回到北平以後，家庭中便開始發生我決未曾意料到的苦痛，我嘗到了我以前不能想像的滋味。家庭中的誤會分爭，如果在以前有人告訴我，我一定回答他說，在我的家庭中決不會有這種事。這一切經過我豫備以後另寫，所以在這裏不詳細敘述。這長時期的試煉幫助我又明白了許多事理，也增加了我許多經驗。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八日再被邀往保定講道，在西關長老會六天。又被邀到南關公理會工作六天。二月二日返北平。八日離北平往瀋陽，在東關教會講道八天。以後到大孤山信義會工作三天，到安東信義會工作十天，過鳳城留一天，後往營口講道六天。三月十四日回到北平。四月二十日再離北平赴東北。在綏中工作三天，錦州七天，興城四天，沙後所一天。五月九日起在吉林工作七天，以後到蓋平工作六天，過營口留半天，二十五日回到北平。

六月二十七日南下往安徽懷遠，自三十日至七月七日在夏令靈修會中講道。八日乘小輪溯淮河上駛，到壽縣工作五天。十七日返回北平。當七月十一日我正在壽縣工作的時候，小兒天鐸生在北平道濟醫院。八月十二日又到瀋陽東關講道半月，以後到大石橋工作八天。九月七日至十五日在信義會大會中講道九天。（地址在鳳城縣。）十九日回到北平。

十月一日離平，經津浦膠濟二路往高密。自十月三日起在高密瑞華浸信會工作十二天，在膠州工作九天。在舖集瑞華浸信會年會講道兩天。自三十日在青島上海路中華基督教會講道十四天，後到膠州大辛疇（村名）工作四天。再後往平度工作七天，即墨六天，濰縣六天。十二月十五日回到北平。計一九二九年共外出工作六次，全年在外約八個月左右。這一年內在外面工作所到的省分是河北、遼寧、吉林、安徽、山東、五省。

一九三〇年一月七日偕妻與幼兒南下省視岳父母，乘火車經青島，換船往上海，轉往杭州。十四日到杭。去年全歲疲勞，到此略得休息。二月一日離杭，過上海南京往安徽宿縣，四日到宿，工作六天。以後往徐州，工作九天。二十二日返抵上海。在上海兩處廣東禮拜堂講道共九天。得機會與真光雜誌主編張亦鏡先生來往多次。張先生在教會文字工作上曾有過特別的貢獻，尤

其是在爲真理爭辯這一點上。我讀過他的著作，但不認得他。他在一九二六年讀了靈食季刊，便寫信給我，我們從那時候有了信函的往來，到這時候彼此纔有了靚面的交通。不幸這第一次的交通也成了地上最後的交通，因爲張先生不久得了病，後來愈變愈重，回到兩廣休養，最後病重逝世，我們二人便再沒有見面。三月四日由滬返杭，十三日偕妻與幼子離杭到滬，往蘇州。十八日離滬乘輪船北上，二十二日回到北平。

四月八日晨離北平東行，九日晚到哈爾濱。在哈講道八天，以後到黑龍江綏化工作八天，望奎六天。五月六日到哈爾濱小住三天。九日離哈，本豫備前往扶餘工作，及至夜間在陶賴昭下火車以後，因爲冰雪溶化，汽車停開，不得已改往吉林，在吉工作十二天。二十七日離吉，次日到瀋，當晚與翌晨講道兩次，二十九日離瀋，次日到平。

六月十日離平，乘平綏路車往晉北大同，在大同內地會講道七天。十九日乘長途汽車南下，過雁門關。當汽車行近雁門關時，遠遠看見殘破不整的長城。入雁門關，羣峰拱立，中間一條窄路，地勢絕險。汽車盤旋在山道中，越走越高。到了極高的山頂上，舉目遠眺，景象萬千。到太和嶺略停，以後逐漸下行。晚七點到太原。二十日由太原到平遙，住兩日。二十三日乘汽車南行，當晚宿霍縣，次日到臨汾，住兩天。二十八日到新絳，住五天，講道數次。七月二日乘驛車往城西數十里外山上八寶宮開傳道人夏令靈修會七日。每日在會中講道。在會中得識楊紹唐先生，那是我們二人最初相識，並且一同作工。十日離山返新絳，當晚到侯馬候車，十一日乘汽車往洪洞，在洪講道六天。二十一日返北平。

北平的家庭聚會從一九二七年秋我第二次往東北工作以後便停止下來。因爲我家中地方狹小，容不下那麼多的人，潘老太太也遷移了住所，不再便於聚會。因此到一九三〇年夏季北平的家庭聚會停頓已經將近三年之久。從我自山西回來，因爲看見各方面的需要，便定規在熱天的期間先在家中院子裏開幾次會。聚會的時候把家中所有的椅子都拿出來，仍不敷坐，只好連支搭牀舖的板凳也都用上，還是有人坐在地上。這次的會一共開了九次，我便外出作工，會也就停頓下來。九月十五日離平往西北，次日到歸綏，在那裏開會十一天。二十八日返平。十月一日與那年春季開始認識的葛嘉先生談話，他聽見我家中聚會地址狹窄的情形，便提議請我們到他所租的房子裏開會。我因爲與他們夫婦相識已經有九個月之久，知道他們的信仰和人生都與我很相投，經過禱告以後，便接受了他的建議。在十月十二日（星期日）下午三時在小報房胡同四號開了第一

次的會，那天到會的約有一百五十人。十月十九日開過第二次的會以後，我便又外出了。

十月二十日出關往四平街。豫備四平街會畢以後再往別處去。不料方開會兩三天，身體便軟弱患病，雖然支持着工作下去，但病一日比一日重起來，勉強工作了七天。二十九日離四平街，次日回到北平。經過了十幾日的調治休息，漸漸的痊愈起來，便暫時留在北平工作。十一月十九日又增加了每星期三的查經班，從這時起每週便有兩次定期的聚會。這兩次的聚會都一直繼續下去，直到基督徒會堂成立。十二月二十三日往張家口，在協力公會講道五天，二十九日返平。

一九三〇年全年外出工作五次，離平約有六個月之久。所到的省分是安徽、江蘇、吉林、黑龍江、山西、綏遠、遼寧、察哈爾。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三日，離平出關往吉林省西部扶餘縣，十五日晚在大風雪中乘長途汽車由陶賴昭到扶，在那裏工作十天。以後到哈爾濱工作十二天，到吉林工作十一天，到瀋陽工作十一天。三月六日回到北平。

三月二十七日往濟南，在濟工作六天，以後與齊魯大學幾十位信主的同學往興隆山聚退修會三天。四月八日返平。那些日子妻身體軟弱患病，經醫生查驗，係肺部不健，肋膜有水，在這時家中又發生誤會，妻的病轉重不能作適宜的療養，我的心苦痛得不能形容，但因為外面的約會已經到期，不能不前往工作，只得忍着心出行了。

五月一日離北平，次日夜間到青島，在上海路禮拜堂講道八天。十一日經濰縣乘汽車往黃縣，在黃工作七天。十九日晚赴煙台轉往東北。被煙台教會堅留講道四次。二十一日乘小輪渡渤海，次日到大連，換乘南滿路車北上經長春，哈爾濱，於二十四日晨二時到齊齊哈爾。在齊工作一天。六月四日離齊，乘洮昂路車經洮南、通遼、打虎山，換北寧路車入關，六日到平。

六月二十七日再往山東，這時因為妻的病更重，亟需休養，所以送她到黃縣小住，先到天津，乘小輪到煙台，再乘汽車轉往黃縣。三十日到黃。我自己七月二日離黃，經濰縣、濟南、蚌埠，往懷遠，五日到懷。次日開始在那裏夏令會中講道，會共七天。會期中淮河水漲，先上岸，繼增高，再後城也被浸入水中，教會的禮拜堂醫院學校都在城西的西門崗山上，所以還沒有妨礙。每天都看見大批城鄉的居民逃到山上來避水。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見水災的慘狀。十三日乘帆船離開西門崗。來的時候乘的是汽車，走的時候還是原來的路，却改乘帆船，可以想見水勢的浩大。沿途看見房屋樹木都浸在水中，深的地方到一丈多。當日下午由蚌埠乘火車北上，因為當中有幾日的空閒，順便到曲阜一遊。十四日晨在曲阜站下車，乘轎車行十八里到城。先遊城中孔廟。

看見了孔子手植的檜樹，孔宅故井，藏經魯壁，大成殿，大成殿前的石柱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又參觀了碑林。以後又遊半毀於炮火的顏廟。最後出城北門遊孔林，孔墓。次日北上過泰安，在浸信會講道三次，北上過濟南，東行經濰縣，回黃縣，因為沿途勞乏，天氣炎熱，病了幾天。

從七月二十一起在黃縣工作了十幾天。八月七日離黃往煙台。在煙台講道十五天。二十五日乘小輪過天津回北平。在北平停留了一個半月。十月十日再往山東。由天津乘輪船往煙台，十三日到蓬萊，自當日起在那裏工作八天。二十一日回到黃縣。小住兩日，二十四日往掖縣工作八天。三十一日妻携小兒由黃來掖。十一月二日偕妻與子離掖乘汽車赴濰縣，換膠濟車到益都，住一夜，次日講道兩次，下午便離益都到濟南，在商埠中華基督教會工作八天。十一月十三日離濟南往濰縣，在華北神學院工作十一天。二十五日離濰，過武進，小住二日。二十八日與妻携子到杭州岳父家。這時候妻的病因着在黃縣幾個月的休養已經見好了不少，就定規暫不北返，在杭多休養一些日子。這時候我因着多日的疲勞患起喉門核炎來，病了半個多月纔轉好。十二月十八日隻身離杭，到滬小住三日，二十一日乘滬平通車北上，二十三日到平。計一九三一年全年外出五次。離平在外面約有八個月之久。所到的省分有吉林，遼寧，山東，黑龍江，安徽，浙江。這一年中妻患重病，在家庭中忍受着嚴重的試煉，我的心中也受到相當的痛苦。幸而妻的病到年底已經轉好。

一九三二年一月在平除了每週家庭聚會以外，還被邀在亞斯利堂講道一週，在道濟醫院講道一週。二月八日離平到魯西濟寧，在浸信會工作八天。二十日到海州，在海州工作十一天。三月六日起在揚州工作十二天。二十一日返平，在平只停留了十幾天。四月八日又離平經濟南濰縣往黃縣，自十二日起在華北浸信會神學院作短期講經十六天。三十日往烟台，講道三天。五月六日乘汽車往濰縣，換乘火車往濟南，南下往南京，換乘長江輪船西上，十日到漢口。十一日上午因為候車得半日暇時，到武昌，登蛇山，遊黃鶴樓。下午乘粵漢路車南下往長沙。次晨過汨羅江，想到三閭大夫的故事。十時到長沙。在長沙一共停留十七天，每日午前先後在長沙聖經學校，循道會，長老會，內地會等處講道。每日午後在東牌樓道會對全城信徒講道。會期中間休息一天，遊嶽麓山。三十日離長沙返漢口，次日乘平漢路車北上。六月三日到平。

六月十七日離平，次日到鄭州，十九日在鄭講道畢乘隴海路車到開封，工作七天。二十八日離開封，往尉氏縣鄉間張市鎮。

路過歷史名地中國四大鎮之一的朱仙鎮。鎮已凋敝不堪，徒有其名，鎮內尚有岳廟，建築壯麗。在張市講道六天，七月三日晚返開封。次日往鄭州。在鄭州講道七天，十二日北上，次日到平。

八月七日離平往牯嶺，乘平漢路車，到邯鄲站的時候因為路軌被水衝毀，原車折回北平。次日改道津浦線南下。十日由南京搭江輪西行，十二日到九江，登廬山，到牯嶺靈修會所。自當晚起在靈修會講道十天。廿三日會畢由原路北返，二十六日到平。

九月下旬應廣州浸信會的邀請，離平赴粵工作。二十一日乘平浦通車往上海，二十四日到杭州。會見一別九個多月的妻與子。在杭小住二日。二十八日由上海搭乘芝巴達號輪船往香港。三十日船到台灣基隆港上貨。因為上海有虎疫，搭客不准登岸，只得在船上飽覽山港美景。十月三日到香港，當日乘廣九路車往廣州。在廣州停留一個月零六天。先後在培正中學，培道女中，水母灣興華教會，浸信會廣肇聯合靈修會，東山浸信會，八約禮拜堂，河南塹口浸信會，培賢女子神道學校，基督徒靈修院等處工作。十一月九日離廣州往香港。在堅道浸信會講道九天。最後兩天患頭暈病很重。十九日離香港搭輪船往澳門，在澳門浸信會講道三天。澳門地方不大，但有五多，賭局多，烟館多，當舖多，白鴿票店多，妓樓多。真可說是諸罪叢叢，衆惡聚處。市內有兩樣有歷史價值的物件，一是十七世紀初年所建築的一座羅馬教堂的遺蹟。這座大堂在多年以前被火焚毀，但正面的牆壁和刻像仍然完好，牆壁頂上豎立着的一個十字架也沒有損壞。柱石上刻有 1602 字樣。可知已有三百多年的歷史了。另一件是新教會第一位到中國來的傳道士馬理遜先生的墳墓，墓在 Protestant Church and Cemetery 園中。墓上只有很簡單的一塊石碑，上面刻着 Robert Morrison, the first Protestant missionary to China 字樣。二十一日返香港，次日乘法郵船 Aramis 回上海，二十六日到滬。二十八日回到杭州，在杭小住半月。十二月十三日偕妻與子離杭過滬北上，十六日到北平。從妻離平到黃縣與杭州養病，到回北平，已經將近一年半之久了。妻的體健已經大見好轉，我自己這半年多却屢次患頭暈，經醫生診查說是血壓過低，又患貧血。十二月下旬左眼患虹膜炎幾乎失了明，到次年一月下旬方完全痊愈。

計一九三二年全年外出共五次，離平在外有七個半月。所到的省分有山東，江蘇，湖南，河南，江西，廣東，浙江幾省。這一年的九月中旬老友陳子誥先生因腦沖血在天津逝世。我與陳君相交有十六七年之久。我們最初相識的時候，我不過只有十五六歲。他看我是一個熱心有希望的青年，我敬重他的道德學識。我們雖然平日相離幾百里路，很少有機會見面，可是在靈中却是

知心的好友。當我爲受浸在保定被逐出校以後，他是第一個了解我的人，也是第一個向人爲我作見證的人。可惜在他逝世以前的幾年信心不堅，工作也失去了目標和能力，心中多有懷疑和苦痛。當他逝世以前不多些日子曾兩次到北平，親口告訴我這些事。我也懇切勸告他應當向神求復興，不可再這樣拖延下去。七月底他還在我家住了三天。九月十三日晚間九時半他離開我家中的時候還說希望不久見面，誰想到就那樣長別了。當我十月四日在廣州工作的時候纔得着他去世的消息，那一夜就沒有睡多少時候，以後接連着幾天精神不能正常，一方面想念老友，另一方面因爲在他逝世以後竟沒有得着半點消息，以致未能前往送葬，引爲一件極大的憾事。在主裏彼此知心能設互相扶助的好友是神許多珍貴的恩賜中的一種，忽然失去了一個，焉能不心中痛苦呢？

一九三三年的春季北平的工作有了新的開展。因爲我在廣東的時候，宋尙節先生來北平講道，有許多人悔改信主，也有許多信徒得了復興。他在臨走以前介紹信徒到我們的地方來聚會。及至我從廣東回來以後，便發現我們聚會的地方已經感覺太小。不久借到隆福寺街五號社交堂的房子，從二月十九日移到那裏開會。四月二十三日又移到新租的前炒麵胡同甲二十三號的房子裏開會。那所房子後院是五間北房，拆通了可以坐到將近二百人，院子裏還可以容納一百幾十個人。聚會既有了較爲寬大合適的地方，到會的人數也增加到三百人左右。每週聚會次數也由二次增至四次。

四月一日到七日在濟南齊魯大學學生中間工作七天，以後回平。五月三日又離平南行，過南京，鎮江，往江蘇泰縣作工八天，在揚州講道七天，在鎮江開會七天，六月一日回到北平。十日北平教會第一次受浸的六位聖徒在西郊頤和園外的河中受浸。六月十六日再外出往河南鄭州，在浸信會工作八天。二十六日離鄭東行，經徐州，蚌埠，往懷遠，在學生夏令會中講道七天。後往宿縣，在宿工作六天。七月十日離宿縣北上，十一日到滄縣，拜謁老友陳子誥兄的老母親，次日去看子誥兄的墳墓，並在滄講道一次。當晚到天津小住兩天，十四日返抵北平。七月三十日到八月十三日在平開第一次夏令講道會半個月，此後每年夏季都開十天或半個月的特會。

這年春季有一個可笑的謠傳，說我在南京一個禮拜堂中講道的时候忽然患病，跌在講台上便斷了氣。這謠傳似乎是從山東起始，往北過了渤海，傳到遼寧，吉林，黑龍江，往南傳到河南，安徽，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廣西，和華中的各省。有許多人從各處

寫信來訊問這件事。有一些人寫信給靈食季刊社，又有一些人寫信給內子，訊問我健康的情形如何，請給他們一封回信。有些人在信中說聽見我去世的消息，訊問是否真確。一位弟兄從瀋陽拍電報給北平一位弟兄，電文說：「王明道死，確否？電復。」有一位弟兄寄來一張支票給內子，作為給我治喪的贖儀。有一位弟兄寫信給我的母親，一方面安慰她，一方面請她把我去世的詳情寫給他，因為他們豫備在哈爾濱給我開追悼會。烟台一位姊妹寫信給北平一位姊妹，說她聽說我跌死在講台上，請她來到我家打聽這件事。過了一兩天，她又來第二封信，述說她先聽見的是謠傳，後來聽見了真情，乃是跌在講台上昏了過去，不久又甦醒過來了。一位弟兄聽見這個消息，把我從前送給他的像片掛在牆上，看着像片哭。一位姊妹趕快搜集舊存的靈食季刊和我給她的幾封信，把牠們收藏起來，說：「好好收着這些東西罷，今後再聽不見王明道講道了。」又有一對夫婦聽見這個消息，一天沒有好好吃飯。這幾件事都是後來遇見他們的時候，他們親自告訴我的。還有許多人為我的母親和我的妻子禱告，求神安慰他們。另有幾位聖徒在那裏籌畫怎樣瞻養我的老母寡妻和幼子。這一年中所聽見的，可笑的消息多極了。沒有人能在生前知道他死後的情形。那一年我竟有這樣一個好機會能知道一些，這真是很難得的經驗，也更使我知道事奉神真是合算的事。

八月二十三日應美以美會婦女傳道會的邀請到天津講道五天。九月二日岳父母由杭州來北平，小住十八天，二十日南返。北平的工作自從移到新租的房子裏聚會，便日見繁忙起來。十月應東北信義會的邀請往普蘭店信義會大會講道。九日離平到塘沽，十日由塘乘輪船東行，次日清晨到大連。十一日往普蘭店，當日開始工作，一共八天。十九日到金州工作三天，以後到大連三天，旅順三天。二十八日到營口講道六天。十一月四日到瀋陽開會八天。離瀋後到吉林講道六天。以後過長春、瀋陽，各小留講道與信徒談話，二十四日回到北平。十二月一日離平往山東，經濟南到青州，在青州工作十天。回來的時候到濟南，與齊魯大學信主的幾十位同學聚會一次，十四日到平。

一九三三年一共外出工作六次，共離平在外面有四個半月。所到的省分有山東、江蘇、河南、安徽、河北、遼寧、吉林。本年中北平的工作移到自租的房子裏聚會，開始有人受浸，工作也特別進展，因此也就使出外工作的機會減少了。

一九三四年北平的工作更加繁忙。二月下旬應上海清心堂的邀請，在二十三日南下，從二十五日起在清心堂講道十二

天。會畢到杭州小住四天，三月十六日回平。三十一日往濟南，自四月一日起在南關講道九天，以後到周村工作九天。四月二十日到泰安，休息了幾天，二十三日登東嶽泰山。從二十五日起在泰安講道九天。五月六日起在濰縣講道九天。十五日返濟南講道兩次。十八日回到北平。由濟南回北平路過天津的時候，有天津基督徒佈道團的負責人十幾位到車站接洽，要求從速到津開會。因此回平的次日便往天津去，在津講道十四天。這十四天的會因為佈道團沒有固定的地方，是在三個不同的地方開的。前七天是借黎家花園禮堂，中間幾天是借青年會禮堂，末後一天是在佈道團租賃的一家公司貨倉裏開會兩次。六月四日回到北平。

六月二十一日乘平漢路車往河北順德工作八天，自七月一日起在山西平定講道八天，七月十日回平。十四日又往天津工作兩天，十七日到北戴河海濱。因為多日工作疲勞，許多聖徒勸我休息幾天，纔勉強抽了幾天的時間，來到那裏小住了十天。每日與幾位素識的聖徒談話，讀讀經，學學泗水，對體健確是有不少補益。廿七日回到天津，在貨倉裏講了一次道，次日回平。八月一日在平開第二次夏令講道會十四天。十五日偕妻往上海，因為岳父患胃痛，病重亟需開刀，恐怕有危險，來信希望妻去看視。十七日到上海，岳父在紅十字會醫院住院，已經瘦弱不堪，十分痛苦。八月二十日往浸會莊夏令會中講道十天。二十五日岳父由全家護送回杭州。三十一日起在守真堂講道十天。岳父在九月四日因為病重在杭州逝世。我當日趕到，次日入殮。我因為上海的會不能中止，因此在岳父入殮以後又趕回上海開會。我在八年多以前在這個地方認識了這位敬虔可愛的老人，這時又在這個地方將他棺殮起來，心中發生無限的感慨。回上海的時候本豫備再回杭州送葬，但因為工作的緊急和會衆的需要，竟不能不忍痛留滬繼續開會，以致不能親身送這位老人入土。為盡忠便不能盡孝，其實如果這位老人在世的時候，我若拿這種困難去向他請教，他一定會告訴我說：「只管繼續講道，不必回來為我送葬。」想到這裏我就不覺得是甚麼重大的遺憾了。守真堂會畢於九月十一日返杭，到岳父的墓地看視，想到老人待我的慈愛，我不能不哭泣了。十二日到海寧觀潮，以後又在杭州住了幾天。十九日與妻北上，過濟南下車工作兩天，二十五日到天津住兩天，二十七日到平。二十九日再往天津工作五天，十月四日回平。

十月十四日又離平南下，十七日由上海乘傑斐孫總統號輪船往香港，二十日到港，當日乘廣九路車到廣州，在東山浸信

會堂講道十二天。十一月二日乘江輪溯西江行，次日到廣西梧州，自四日到十三日在梧州工作十天。十四日有桂林浸信會的包君從桂林開汽車來接我到那裏去。領完早會便起行，過勾漏山，看見極美麗的山景。當晚住在貴縣，次日晚住在柳州。第三日過陽朔縣，看見更美麗的山景。廣大的原野中矗立着無數獨立的山峰，具有種種不同的形狀。最奇特的是那些山峰大部分都是巖石構成，有的直立像柱子，有的上面微尖像竹筍，有的像獸蹲伏，有的像人站立，與我們平日在各處所看見的山嶺大不相同。這些山雖然大部分是巖石構成，可是上面却長滿了樹木和茂草。乘汽車駛行在這個地方，直像身入畫圖，真令人流連不忍離去。三天的旅行過江十次左右。江上沒有橋，汽車需要上渡船，這是一件很麻煩的事。一次渡江往往需要一二小時的長久。十六日晚間天已大黑纔到達桂林。三天一共走了一千五百多華里。

自十一月十七日起在桂林講道十天。自梧州到桂林往返需要六天的行程，開汽車接我的人需要走兩個往返，共十二天的行程，六千里的長途，還有大量汽油的銷耗，這十天的講道真付出了極大的代價。住在交通便利的城市中的信徒，常得機會聽道，也許從來不會想到這是神多麼大的恩惠。在桂林的時候每日講道兩次，沒有聚會的時間，承那裏弟兄們的厚意邀請遊覽獨秀峰、疊綵山、象鼻山、七星巖山洞，洞既大又深，兩個響導拿着火炬領路，洞裏遍佈石鐘乳，結成各種奇形怪狀，不親自遊過的實在不容易想像這種偉大的美景。走四十多分鐘纔從洞的另一端出來。又遊覽桂山、隱山、六洞、伏波山、象山、水月洞、虞山、韶音洞。「桂林山水甲天下」這句話確實一點不錯。杭州有一座飛來峰，就使遊西湖的人嘖嘖稱道，廣西境內不知道有多少少飛來峰呢。

二十七日離桂林，當晚住柳州。次日到貴縣，包君得家中電報，促他急返桂林。所以二十九日改乘長途客車前行，當晚到鬱林，住在鬱林酒店（兩廣稱旅館為酒店，並不是賣酒的店舖）。不料這個旅館竟是一所半娼寮半旅館的營業。這一晚的停留實在苦不可言。三十日啓行，途中汽車過橋遇險，因為工人正在修橋，看見汽車來到，便把木板浮擺在橋上，汽車把木板震起來，車的一個後輪陷在橋孔裏，撞傷一個旅客的面部，我的左耳只受了一點輕傷。晚間平安到了梧州。十二月一日在梧州講道兩天，下午乘江輪東下到三水，換乘廣三路火車到廣州，再換廣九路車，下午四時四十分到香港。晚七時半在香港浸信會講道。以後繼續講道一天，後來又在九龍諸聖堂講道兩天。十六日乘法郵船 Andre Lebou 號北上，十九日到上海，往杭州住一日，以

後北上，二十四日到平。這次外出一共七十多天，往返約二萬華里。兩廣的天氣還是像北方夏秋之交，遍地是綠草紅花，穿的最多的時候不過是一層袷衣。一到北方已經是草木枯槁，一片黃沙，冰雪在地，棉衣不暖了。

一九三四年全年一共外出七次，在外邊有七個半月。所到的省分有江蘇、山東、河北、山西、廣東、廣西。這一年頭暈的病漸漸痊愈，却又換了胃痛的病。一年之內接連犯了好幾次，吃的東西稍不適宜，便胃痛發作，有時痛得忍受不住，在牀上輓來輓去。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一日到二十六日被約到西郊海澱講道六天。二月四日在平開佈道會七天。二月十六日離平赴山西，十七日起在太谷工作十天，在清源工作八天，三月八日回到北平。二十一日又離平往濟南，自二十二日起在東關講道八天。三十日往安徽宿縣，在宿工作八天。四月八日過徐州往開封，自九日起在開封尹任先先生家中開家庭佈道會十天。四月十九日乘隴海路車往西安，先在東關講道九天，後在城內端履門街講道八天。會期間有兩三天的休息，往遊臨潼縣的華清宮遺址，在華清池溫泉沐浴，憑弔秦始皇陵。陵像一座小山，在全國各地最大的墳要算這座始皇陵了。但牠的上面不但沒有石碑，就連一小塊豎立的木牌也找不到。如果沒有人領路，任何人決不會想到那是併吞六國，統一天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的秦始皇的陵墓。世上的榮華富貴不過如此，怎麼人竟不覺悟呢？又有一天到咸陽遊周文王陵、武王陵、康王陵、周公墓，又看見一些高大的漢陵。也會遊慈恩寺大雁塔、荐福寺小雁塔、城南草堂碑林、漢儒董仲舒墓等等古蹟。五月九日晚離西安，次日回到開封，工作六天。十七日到濟南，在齊魯大學學生中間工作兩天。二十日到山海關內昌黎縣工作四天。二十五日返北平。二十七日往天津，在南開大學學生中間工作四天。六月二十日又到天津工作四天。

六月二十六日廣西宣道會的黃原素先生來北平，住在我家中。二十九日我們一同往北戴河，在靈修會中講道十天。會畢原素兄南下，我出關往營口去，在那裏工作七天。二十一日晨回到北平，從當日起開夏令講道會十二天。八月一日會畢，五日南下，乘平浦通車過南京、湖長江西上往九江，十日到牯嶺，開佈道會九天。二十日離牯嶺經原路北返，二十三日到平。二十七日往大同工作七天。會畢留一天遊雲崗石窟，參觀北魏造像。九月五日回平。

九月二十日離平，次日到洛陽，在信義會講道八天。會畢休息一天，遊洛陽南伊闕，參觀山旁北魏石刻，又遊漢壽亭侯（關羽）墓。次日上午遊佛教入華後所建的第一座廟白馬寺，寺在洛陽城東。下午乘車東行，十月二日到商邱，自當日起講道八天。

以後到開封在內地會講道七天，二十一日到鄆城開會九天。十月三十日由鄆城乘汽車到周家口，當晚講道一次，次日乘汽車行二百八十里到安徽阜陽，在阜陽講道九天。十一月十一日離阜陽乘汽車往蚌埠，本希望當日下午到蚌埠，不料正走了一半路，到蒙城下起大雨來，道路泥濘，汽車不能開行。因為天陰得很沉，汽車可能等候幾天之久，不得已僱了一隻帆船，順着渦河往前航行。早晨開船，天黑便停在市集附近。正好遇着逆風，船夫拉繩，一小時只走五六里路。走了兩天半纔到了懷遠，換乘小輪到蚌埠，乘津浦車到浦口。十五日由南京乘江南鐵路火車往蕪湖，在蕪工作六天半。二十二日乘湘和輪西上，次日到九江。二十四日乘南潯路火車往南昌，在南昌兩個禮拜堂講道九天。十二月三日回到九江，乘輪西行，次日到漢口。因為下午沒有會，到漢陽一遊。五日起在格非堂講道八天。十三日乘平漢路車北上，次日回到北平。這次外出共八十五天，到了四省八個城市。

一九三五年全年共外出工作六次，離平約八個月之久。所到的省分有山西、山東、安徽、河南、陝西、河北、遼寧、江西、湖北。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六日至二月二日在北平開春季佈道會八天。二月七日離平赴綏遠省薩拉齊，在那裏講道八天。十七日到包頭工作四天，二十二日返平。這年春季北平的聚會正式定名為基督徒會堂，在市政府公安局備案，又在社會局立了案，又進行購地建堂的事，因此必須多留在北平，所以對外面各處領會的邀請，大多數只好推辭。四月二十四日外出，乘平漢路車南下，當晚在邯鄲下車住一夜，次日早晨進邯鄲城一遊，看蘭相如回車巷，巷有兩條，一巷外牆上鑲有石碑一塊，是明朝萬曆年間立的，上面刻着「蘭相如回車巷」六個字。當天乘汽車往大名，住一夜，二十六日往濮陽，自當日起講道八天。五月三日下午起行，當晚到道口講道一次，次日經新鄉南下，又次日到信陽，在義光女子中學講道九天。十三日下午離信陽乘平漢車北上，次日到平。五月內北平基督徒會堂買妥史家胡同四十二三號的房子。二十三日到天津，參加二十四日基督徒聖會所獻堂典禮，並繼續在那裏講道七天。

六月二十一日離北平，乘平浦通車往上海，二十四日由上海搭海亨輪往汕頭，二十七日到汕頭。從當日起在那裏工作十天，每日上午過海到角石開會，下午回汕頭講道。七月六日離汕乘小輪往香港，次日到港，乘廣九路車到廣州，當晚換乘小船西行，八日晨到南海縣境內的官山墟，在希伯崙會講道七天。會期的未了得機會一遊白雲洞，十丈飛瀑，確是奇景，又曾一度登西樵山。十五日夜間身體覺得不舒適，起來又覺得頭痛。當日早晨乘小輪返回廣州。這次到廣州是應港粵培靈會的邀請，在廣州

香港兩處各講道八天。不料到了廣州就患起病來。十六十七兩日已經不思飲食，屢次嘔吐，十七日體溫高至一百零二度，二夜間不能睡眠，但仍支持着講道兩天。到十八日病更重，十九日入關相和醫院住一天。二十日又講道一次。二十一日入兩廣浸會醫院住兩天，病更轉重。我那時想到應當趁着還可以勉強起牀的時候趕快回北平調養，因此在二十三日下午由兩位弟兄陪同乘輪船由廣州到香港，豫備到香港的次日就乘加拿大皇后輪往上海。不料到香港的那夜體溫上升到一百零三度，次日不能起牀。到這時候知道實在不能支持旅行，只好安下心來在香港一位聖徒家中調養。二十六日承一位弟兄介紹一位中醫來看。服了一劑藥，當晚體溫便下降到九十九度多，次日退至九十八度六。已經不思飲食十一天之久，這時忽然轉變喜歡吃東西了。次日再服中藥一劑，沒有甚麼功效。到二十八日病更見輕，食慾大見增進。從三十一日起開始在香港培靈會講道。第一天去講道由別人扶上汽車，到會堂再由人扶下汽車，扶到臺上，兩眼軟弱得幾乎不能站立。但到了講道時候竟不覺得有病。一共繼續講道八天。中間還到廣州去了半日。八月七日乘俄羅斯皇后號輪船北上，九日到上海，十日到杭州，十一日由杭州往南京，十二日離南京乘輪船西上，十四日到九江往牯嶺。當登山的時候因為轎夫爬山很費力，只顧體恤他們，竟忘記了自己患病方痊愈不久，下了轎子，一氣步行登了九百二十七層石塔，因為過於疲勞，到了山上當晚竟又患起病來。從那天起勉強講了五天。到第六天體溫升到一百零一度半，已經不能起牀，但因為聚會找不到代領的人，所以由四個人把我用牀抬到講堂，講完道再抬回宿舍。次日又是這樣抬去抬回。到第八天體溫增高到一百零二度半。坐都不能坐起來，會自然更不能去了。十天的靈修會只領了七天。二十四日下山經九江到漢口，換乘平漢路車北上。一路發熱熱得昏昏沉沉。從牯嶺到漢口，有幾位信徒沿途照應。從漢口登車北上，便只有我一個人，勉強支持着到了北平。

二十七日夜間到平，這裏的信徒們得着漢口的電報，到車站把我扶到汽車上。一到家中躺在牀上便有半個多月不能起來，直到九月中旬纔見好轉。九月二十日到會堂參加聚會。二十一日到香山小住十天。到十月裏纔開始工作。這次病見好以後因為下地走路太早，兩條腿時常感覺疼痛。大家都勸我穿厚褲子，使腿溫暖。十月半有幾位聖徒要求受浸。因為天氣已近深秋，越往後越冷，他們又不願意等到明年春天受浸。那時我們因為還在租房聚會，堂裏沒有浸池，需要到河裏去。我因為腿痛，不敢下到寒冷的河水裏去。但經過禱告以後，我在十月十七日於膽下到河裏去，為七位信徒施浸。說也希奇，在深秋寒冷的河水中

站了十幾分鐘之久，我的腿痛不但未曾轉重，從那一天起竟完全得了痊愈。

十一月六日乘平漢路車往安陽（彰德），在那裏講道八天。十六日離安陽到石家莊，次日乘正太路車到太原，先在南關講道八天，後到城內講道六天。會期中承二位弟兄邀請遊晉祠。十二月一日夜離太原，次日晚回到北平。這一年北平基督徒會堂在市政府社會局立了案，並購妥地址，豫備建築會堂，所以外出的時間比較減少。全年一共外出五次，離平四個月有半，所到的省分有綏遠、河北、河南、廣東、江西、山西。夏秋患病兩次，臥牀和調養佔去了約有兩個月之久。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四日離平南下，次日過濟南，在齊魯大學與浸信會各講道一次。二十六日離濟，次日到上海，二十八日到松江，從二十九日起在監理會女傳道會年會中講道七天。二月五日到杭州住一天。六日到上海，被佈道團堅留講道四次。七日夜離上海北返，九日到平。十二日起在平勝春季特會十天，以後籌畫建堂的事，忙碌得很。

四月五日離平乘平浦車南下，次日到蕪安，工作六天。自十三日起在濟南浸信會講道六天。自二十一日起在濰縣開會五天。二十六日由濰返濟，當夜南下過徐州，次日在隴海路柳河站下車，乘汽車往魯西曹縣，在那裏工作七天。五月四日晚回到柳河車站，乘隴海路車西行，次日晚到西安。七日上午在西關協同會講道兩次。下午四時二十五分乘歐亞航空公司十九號巨型機飛往蘭州，飛二小時零十分到蘭。先在蘭州內地會講道六天，十四日乘運貨汽車往臨洮。十五日起在臨洮工作八天。二十四日騎馬北上，二百一十里路走了兩整天，到蘭州以後已經疲乏不堪了。二十七日乘飛機回西安，講道七天。六月四日乘車到鄭州，換平漢車北上，次日夜間到北平。這次外出整兩個月。

回到北平以後看見基督徒會堂的新建築已經進行到三分之一左右。六月二十八日往天津，在聖會所講道六天。七月三日夜車返北平。這時候會堂的建築工程已經將近完成。七月底竣工，那時正趕上蘆溝橋事變發生。二十八日近郊有激烈的戰事，當夜二十九軍撤退。八月一日新堂奉獻聚會，到會的人有五百左右，接連開了十八天的會。因為那時華北華中各地都有戰事，交通也都隔絕，所以後半年的約會都只得作罷，就留在北平工作直到年終。在戰事的時期人心都惶恐不安，留在北平也十分的需要。一九三七年前半年外出三次，共在外面兩個月又二十二天，計到江蘇、山東、甘肅、陝西四省。後半年全留在北平。

中日間的戰事發生以後，各地的交通不像以前那樣便利，因此外面的工作也就受了限制。日軍佔領區和自由區交界的

地帶都遭到封鎖。雖然也有許多人用種種方法通過封鎖線，但我却不能因為要去作神的工而說謊言，因此只能在佔領區內的一些地方工作。以後我要述說一下那幾年間工作的略況。在這裏有一件事我願意說明一下，就是我到各地教會去講道常感到很大的困難，因為邀請的地方太多，我的時間却很有限。每年出版四冊靈食季刊，大部分的稿子是在各地工作的時候抽暇寫的，可是出版的期間我總想設法趕回北平，以便自己照料排版校對。北平基督徒會堂的工作雖然有幾位同工分擔，可是我總不能離開太久。有這兩種關係，我每年出外的時期平均也不過只能有半年。假使在一處講道七八天，加上旅行的時間，一個月也不過只能到三個地方，六個月最多不能超過二十個地方。可是在七七事變以前所接到邀請講道的信每年平均有七八十封。那就是說每四處約會中只能允諾一處。有許多人以為我去的地方是按着邀請的次序，如同醫院診視病人照着掛號的次序一樣。事實並不是這樣。無論甚麼地方來信，當時能允諾便允諾，不能允諾便推辭，一概不豫先掛號。緣故是各處教會的情形常有改變。今年這個教會亟需要邀我去講道，也許明年不再有這種需要。也有的時候某甲在某處教會負責，十分歡迎我去，但過了一年兩年換了某乙在那裏負責，他根本是一個反對我的人，當然不歡迎我去了。又有時二處教會春季希望我去開會，但到了冬季竟改換了一種情形不適用於開會。如果我給他們依着次序掛上號，到了我有時間能去的時候再給他們去信，那不是使人作難麼？到那時請我去開會呢，他們不需要，不適用，或是根本不願意。如果不請我去呢，他們又早已請定了我，無法回答我說不要我去。在這種情形中，不但令人作難，甚至逼得人說謊。這就如同有人約我吃飯一樣，主人說：「如果你現在不能來，以後甚麼時候能來就請給我一個信。」我如果當時不能去，決不允諾他這種請求。如果我在三個月以後給他一個信，說我某日可以去他家吃飯，正好他家中不便於請客吃飯，或者他那時候對我已失去好感，我的信不但使他作難，也使我成了一個討人厭的人了。曾有一處教會多次寫信邀我去，總得不着機會，後來他們聽見我到了離那裏不遠的地方，拍了一封電報給我，又派了兩個代表來邀我。但那時工作都已經定妥，實在沒有方法分身。他們兩個人當面懇切請求我，在以後安排行程的時候，把他們放在裏面，並且說無論甚麼時候都與他們適宜。我因為多次推却他們的邀請，早已心中不忍，這次他們又這樣迫切請求，便破例允諾了他們。誰想到過了幾個月我給他們去信的時候，他們竟給我回信說：那裏方纔開完了會，不需要再開會。有了這次經驗以後，我再不破例給任何教會以優待。他們來信的時候我能去就定規去，不能去就作罷。有些地方的教會不明白這

種情形，他們以為來過一次信就算掛上了號。他們並沒有好好看一下我的信上面的話。及至等了多時，看見我去了許多地方，竟沒有到他們那樣去，便對我發生誤會，甚至發出怨言來。有些教會來信得不着允諾，過些日子再來信，再得不着允諾，過些日子再來信。他們既然這樣迫切懇摯，遲早會遇見一個機會。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有些地方我屢次去，也有些地方雖然給我來過信，但始終沒有去過。不知道細情的人也許以為我待那個教會薄，待那個教會厚。其實我的心是願意幫助各處的信徒，但我不應當忘記我所站的地位，在我自己的家中我是主人，但到了別人的家中我便成了客人。作客人的若忘記了自己的地位，不但失了聖徒的體統，甚至穀不上世上一個有見識的人。我怎肯作這種愚事呢？

(待續)

小字銘

小，小，聚小成大。小過不改，將釀大惡。小善不行，終鑄大錯。謹小危險，防小墮落。小言必慎，小工必作。勿染小罪，勿戀小樂。堵小破口，免成湖泊。獻小禮物，濟彼軟弱。極小善行，無一空落。極小信心，其效淵博。求錫我力，求扶我弱。使我如燐，發光閃爍。又如活水，永無乾涸。振聾發聵，如鐸如柝。為主作證，不避鼎鑊。無悖主命，無負主託。俾我將來，與主同樂。

零金碎玉 (譯)

如果我們不肯捨己，便不能得着極大的喜樂，神所賜的平安也總不能充滿我們的心。——A. March
多看你所遭遇的事，那光明的一方面，不知足的心便消散了。不要注意你所受的損失，只要數算你所得的恩惠。——Watson
如果我們能明曉我們的仇敵，以往隱秘的歷史，我們便會發現每一個人的生活中都有許多愁苦患難，這些事足能消除我們對他們所懷的敵意。——Longfellow

編者的消息

從上期消息發出以後，一直留在北平，工作多得顧此失彼，應接不暇。許多的信徒需要堅固和安慰。基督徒會堂的工作還是照常蒙神看顧，沒有任何困難與阻碍，聚會的人也是像以前一樣的踴躍。編者的體健近來不算太好，有幾次患些小病，就如發熱、瀉肚、牙痛、淋巴腺發炎、神經作痛等等。但還不太重要，對工作的影響不大。

一九四九，六，六。

光緒三十三年

光緒三十三年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